

國立政治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博士學位學程
碩士學位論文

指導老師：張 郇 慧教授

以認知語言學看臺灣華語「V到」之語義

The Semantic of V Dao in Taiwan Mandarin: a
Cognitive Linguistic Analysis

研究生：吳 孟 盈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國立政治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論文學位考試審定書

吳孟盈 所撰之碩士學位論文

以認知語言學看臺灣華語「V到」之語義

業經本委員會審議通過

論文考試委員會委員

曹逢甫

何蓮心

張卯慧

指導教授

張卯慧

學程主任

周志民

中華民國 101年 6月 日

謝辭

寫論文的過程，真的是很難忘的回憶。論文的完成，要感謝的人很多，首先要謝謝我的指導老師：張郁慧教授，感謝他在我寫論文的時候，給了很多的指導和建議，在遇到瓶頸時，給我信心和勇氣，老師也總是充滿耐心地包容我火燒屁股的個性。另外要感謝兩位口試委員：曹逢甫教授與何萬順教授，在百忙之中提點我的論文，點出論文中的不足之處，讓我重新檢視了自己的思緒，使論文得以更加完整。同時也感謝我親愛的爸爸媽媽，他們一直無條件地給了我無限的愛和支持，讓我在寫論文的時候，總有屹立不搖的避風港，讓我有勇氣面對自己的不足和軟弱。最後也要感謝一直旁在身邊的朋友，因為有你們，替我分擔壓力，給我歡笑，陪我度過了在寫論文中無數苦悶的日子。寫論文對我來說真的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我想沒經歷過的人應該很難懂這種感覺。在這過程中，我成長了很多，也重新認識了自己。碩士生活只是人生中的一個階段，而現在，我將滿懷感激地開始下一個新的階段。

吳孟盈

民國 101 年 7 月

摘要

在多種方言交會影響之下，臺灣地區已逐漸發展出與普通話有所差異的「臺灣華語」。根據前人的研究，臺灣地區的「V到」結構已具有多樣化的語義內涵和複雜的使用情況。故本文以認知語言學為出發點，結合在臺灣地區所搜集之語料，試圖分析「V到」語義的演變方式與變化途徑，並找出各語義之間的關聯性。

根據本文的分析結果，「到」多種意義皆與其路徑圖式相關，在路徑圖式的基礎上，考量前方動詞的語義框架，「到」從空間位移義延伸至時間與程度概念。藉由路徑中拋射物的位移，以及路徑中焦點轉移的特性，賦予了「到」的成功義與接觸義。在「狀態動詞+到」的結構中，在隱喻概念的影響之下，「到」具有產生了某種結果之意義，說話者也能藉由「到」表達事實與預期之間有差異的主觀態度。

除此之外，我們也證實了「到」對前方動詞時間結構的影響能力，前方動詞再加上「到」之後，整個「V到」複合詞的情狀類型為「達成情狀」或「完成情狀」。我們也發現「V到」結構常與可能補語以及「有字句」、「把字句」、「被字句」等句式搭配，因此這些搭配情形也在我們的討論範圍之中。

「V到」結構雖尚未完全穩定，但語言的變化是不可忽視的事實。我們希望藉由以上分析對臺灣地區「V到」的語義變化和使用情形提出較為完整的觀察和描述，也為臺灣華語提出另一個思考的角度與方向。

關鍵字：臺灣華語、認知語言學、「V到」結構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1.1 研究動機	1
1.2 研究問題	2
1.3 語料來源	3
1.4 研究架構	4
第二章 文獻回顧	6
2.1 動補結構「V到」	6
2.2 臺灣華語動後成分「到」的研究	16
2.3 語法化	19
2.4 小結	22
第三章 研究方法	23
3.1 框架語義學 (Frame Semantics)	23
3.2 意象圖式 (image schema)	24
3.3 概念合成理論 (Conceptual Blending Theory)	25
3.4 隱喻 (metaphor)	26
第四章 「V到」語義分析	28
4.1 「到」的意象圖式	28
4.2 前方動詞與動後成分「到」之互動	29
4.3 小結	51
第五章 「V到」複合詞及其句法表現	53
5.1 「V到」複合詞的情狀類型	53
5.2 「V到」的句法表現	60
第六章 華語教學中的「V到」	75

6.1 教材檢視.....	75
6.2 「V到」教學上的意見.....	78
第七章 結論.....	86
7.1 總結.....	86
7.2 研究限制和後續研究建議.....	88
參考書目.....	90



表目錄

【表 1】動後成分之六種類型 (McDonald 1994).....	6
【表 2】動後成分「到」 (McDonald 1994).....	7
【表 3】趨向補語「到」之意義 (整理自劉月華 1998).....	11
【表 4】與「到」結果意義搭配之動詞 (劉 1998).....	13
【表 5】臺灣華語「到」之語義功能一覽表 (蒲 2009).....	17
【表 6】「走」的語義框架.....	30
【表 7】「搬」的語義框架.....	31
【表 8】「說」的語義框架.....	32
【表 9】「買」的語義框架.....	38
【表 10】動賓複合詞/動賓短語+到.....	41
【表 11】「看」的語義框架.....	42
【表 12】動詞的情狀類型 (整理自 Vendler 1967).....	54
【表 13】「V+到」的情狀類型.....	59
【表 14】把字句的語義功能類型 (整理自陳立元 2005).....	69
【表 15】華語教材檢視.....	75
【表 16】臺灣地區「V到」之語義.....	86

圖目錄

【圖 1】「V+到」的概念合成圖	26
【圖 2】隱喻映射過程圖	26
【圖 3】「思想是食物」映射圖	27
【圖 4】「到」的路徑圖式	29
【圖 5】「走+到」概念合成圖	30
【圖 6】「搬+到」概念合成圖	31
【圖 7】「說+到」概念合成圖	33
【圖 8】「寫+到」概念合成圖	34
【圖 9】「說+到」概念合成圖	39
【圖 10】「看+到」概念合成圖	44
【圖 11】「看+到」概念合成圖	46
【圖 12】「貴+到」概念合成圖	48
【圖 13】把字句的語義功能 (出自於陳立元 2005)	69
【圖 14】「跑+到」教學示意圖	80
【圖 15】「看+到」教學示意圖	81
【圖 16】「累+到」教學示意圖	82
【圖 17】「拿+到」教學示意圖	83
【圖 18】「到」接觸義的教學示意圖	83
【圖 19】「碰+到」教學示意圖	84

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動機

在漢語的動補結構當中，有一類為「動詞+趨向補語」。劉月華等(2001)指出趨向補語是指用在動詞後方，表示動作趨向的補語，以「來、去、上、下、進、出、回、過、起、開、到等充任」。而其中「到」在現在漢語中出現頻率極高，黃珣華(2005)統計「上、下、起、出、開、到、掉、走、住」等九個動後成分¹，發現無論是書面語或口語語料，皆以「到」的出現頻率最高。而正因其高頻率的¹使用，我們發現部分在臺灣地區中所通行的「V到」結構，以普通話為主的辭典或教科書中的解釋來說明之，並不完全妥切。如呂叔湘(1999)對動結式「到」的語義解釋為「表示動作達到目的或有了結果」，但我們卻發現這樣的解釋似乎並不完全適用於我們在臺灣地區所搜集的某些句子，如：

(1) 請問這樣有便宜到嗎？

因「便宜」本身並非是一個具有內部終點或目的的詞，因此與「到」所具備的結果義之間並不協和，但這樣的句子在臺灣地區不但合乎語法，也廣為臺灣民眾所接受。

另外，蒲彥汝(2009)發現在臺灣地區動後成分「到」之使用頻率有增加的趨勢，且「到」之能產性提高，與其搭配前方動詞種類增多。蒲於 Google 網站，將網域設定為「臺灣」，搜尋前五百筆符合表結果義「到」之項目，統計出五十三個動詞，並透過北京大學語料庫，查詢這五十三個動詞所組成的「V到」結構，

¹ 黃以「動後成分」稱呼傳統上所謂的補語。

發現北京大學語料庫不存在的「V到」結構高達十項²之多，由此可知，「V到」在臺灣地區之使用情形已與普通話有不同之處。

至今已有多位學者(Kubler 1979; Cheng 1985; 曾心怡 2003; 何萬順 2010)論證，現今在臺灣通行之國語，在語音、詞彙甚至是句法層面，都已和普通話有相當程度的差異性。經由兩岸語料庫對比之下，我們認為使用頻率極高的動後成分「到」在臺灣地區也已發展出不同於普通話的使用情形，「到」與前方動詞結合的能力已提高許多，故本文感興趣的即是現今在臺灣地區流通使用的動後成分「到」與前方動詞之間語義的互動和「V到」的句法表現。

1.2 研究問題

本研究以臺灣華語「V到」為對象，以下三點為本研究待探討之問題：

1. 根據我們的觀察，臺灣地區使用的動後成分「到」已不僅可以與趨向動詞連用，甚至狀態動詞如「美、老」等都可以與其搭配，如：

(2) 你今天有美到耶，怎麼會打扮得那麼漂亮?

(3) 感覺品冠都沒老到，歌聲也好好聽。 (蒲 2009)

故我們認為有必要重新分析動後成分「到」前方的動詞類型。即使「到」與前方動詞的搭配性已提高，但是並非所有動詞都能與其搭配，故本文將藉由實際語料的搜集，探討前方動詞與「到」的搭配情形。

² 「雷到、混到、電到、驗到、試到、轉(檔)到、冷到、補到、發(證)到、幸福到」總計共十個。

2. 我們認為將動後成分「到」的語義僅僅解釋為「表示動作達到目的或有了結果」並不妥當，「到」的語義在經由與前方動詞的互動之下，呈現極為複雜的情形，故我們不僅僅將焦點放在動後成分「到」的上面，而是將前方動詞也納入討論範圍，探討「到」與前方動詞之間的語義互動，以及兩者之間語義產生的過程。

3. 除了意義之外，「V到」的句法表現也極為複雜。我們對於「V到」和其他句型之間的搭配感到好奇，我們將會觀察「V到」之間能否插入可能補語「得/不」，或與把字句、被字句等的搭配情形，這部份我們將在第五章做進一步地探討。

總結來說，本研究的目的為探討動後成分「到」在臺灣地區的使用情形，動後成分「到」和前方動詞的語義互動，兩者之間的搭配情況，以及「V到」的句法表現。

1.3 語料來源

本研究所探討的為臺灣地區使用動後成分「到」之情形，故語料來源為日常生活交談、臺灣地區之新聞與訪談節目，以及電子佈告欄系統 BBS (Bulletin Board System)。

曾心怡(2003)在探索台灣地區的句法結構時，也同樣選擇使用口語語料來分析臺灣華語，其說明之所以採用口語語料的原因如下：

- (i) 因臺語對大多數人來說都以口語形式出現，所以可以合理地推測：相較於書面文字或正式訪談，應該是口語較為容易受臺語的影響。
- (ii) 口語是較為自然的語料，且因口頭交談時思考時間很短，故如果說話者不會說臺語或其他方言，更容易從其口語語料中發現那些已穩定存在臺灣華語語言系統的特點與規則。

我們認同曾心怡所提出的理由，故我們同樣選擇口語語料為分析來源。除此之外，為了使語料來源的年齡層較為年輕化，我們還選用了 BBS 平台當作語料的來源。

BBS 是一個網路溝通平台，人們通常在 BBS 上針對主題，交換資訊、討論事情，發表自身的看法等。BBS 雖然是以書面形式呈現，但因其匿名性和隨意性，使用者能直接坦白的陳述事情與意見，故即使以文字傳輸，仍是具有相當程度地口語表達之特質，Wang et al. (2003) 研究臺灣地區「說」之使用情況時，也因此採用 BBS 上的語料作為分析資料。

BBS 使用年齡層雖廣，但一般來說，使用者多為年輕世代，故可明顯地反映出臺灣年輕人的使用方式與習慣。蒲(2009)「對於在臺灣出生且方言能力薄弱的年輕世代來說，臺灣華語即為母語」，因本研究是以臺灣地區「到」之使用為基礎，因而採用臺灣年輕人在 BBS 呈現的語料，以期更完整地反映出台灣華語「到」之使用情形。

1.4 研究架構

本文共分成七章，第二章分析過去研究對「V到」結構的探討，第三章則介紹本文所採用的研究方法，第四章則以認知語言學的角度分析前方動詞與「到」的語義互動，第五章為分析「V到」複合詞的句法表現，第六章則從華語教學的角度出發，對「V到」結構提出一些教學看法，第七章為本文之總結和後續研究建議。



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文的文獻回顧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為現代漢語中對動補結構³「V到」的文獻探討，第二部分則是針對台灣華語的「V到」文獻進行分析，第三部分則是針對語法化的相關概念進行回顧，第四部分為本章之小結。

2.1 動補結構「V到」

2.1.1 McDonald (1994)

McDonald 探討漢語中的補足式複合詞(completive compound)，提出應將補足式複合詞範圍擴大，將趨向式複合詞與結果式複合詞皆納入補足式複合詞的範圍中。而後此文將重點放於結果式複合詞，將結果式複合詞分為前後兩部分：動詞和動後成分(verb and postverb)，並依動後成分類型將補足式複合詞分類，關注各類動詞與動詞後成分的搭配情形，並歸納出各動後成分的語義。

【表 1】動後成分之六種類型 (McDonald 1994)

Postverb type	Phasal meaning	Example
change of state	extension to physical state	殺死
qualitative	extension to physical state	張大

³「V到」結構的名稱在各文獻中皆不相同，如 McDonald (1994)稱之為補足式複合詞；劉月華(1998)稱之為趨向補語；黃珣華(2005)則將「V到」結構中的「到」稱之為動助詞。本文將「V到」結構稱之為動補結構，以此區分「感到、報到、遲到」等詞彙，並將研究焦點放置於「V」和「到」的語義互動。

directional	extension to spatial state(location)	跑開
mental	extension to mental state	弄懂
phasal	state of progress of action	停住
exhaustive	state of progress of action(action extended to limits)	吃光

文中將動後成分「到」分別歸入「directional type」與「phasal type」之中，「到」在「directional type」之語義為「reach-arrive」；在「phasal type」語義為「reach-succeed」。並依「到」與各類動詞搭配情形統整如下：

【表 2】動後成分「到」 (McDonald 1994)

postverb	vb: grouping ⁴	example	addition of postverb	other examples
directional type 到 dào1	1.(mat/ment:perc/vbl) extend to location in	等 děng: wait -wait until	(up) to, until	看:watch 問:ask-come

⁴ 關於動詞的分類，McDonald 採取以下標準：

Abbreviation	Process types	Definition	Example
mat	material	process of action or event; main participant is performer of action or undergoes chang of state	馬在跑 馬死了
ascr	ascription	process ascribes certain features to participant	他很高
men	mental	processes of perception, reaction and cognition	我看見他 小黃喜歡鳥 我知道他的名字
vbl	verbal	processes of saying	我問他一個問題
rel	relational	process signifie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participant	他是一個工人

reach-arrive	time or space		to my turn to be asked 提:mention
	2.(vbl/ment:cogn)	說 shuō: say-speak	about (implying also 當: act
	extend to range	about	change of range) as-assume function
phasal type			
到 dào2	1.(mat) extend to goal	找 zhǎo: look for -find	reach goal
reach-succeed			accidentally, 切:cut
	2.(mat) contact	割 gē: cut-cut accidentally	action reaches 摸:touch beyond intended 睬:tread on destination manage to
	3.(ment) extend to goal	聽 tīng: hear-manage to hear	(implying 見:see difficulty, 猜:guess contrary to expectation)
	4.(mat) purposeful activity	來 lái: come-manage to come	ditto

表中不僅列出「到」與各類動詞搭配之情形，也進一步地描述了動後成分「到」的細微語義，如「割+到」語義表示接觸之外，更點出了在此的動後成分「到」傳達了「意料之外的意義」。雖然 McDonald 試圖將「到」前方動詞歸類，但由

於動後成分「到」在臺灣地區的廣泛使用，我們所搜集的語料仍有部分無法歸類至【表 2】的動詞類型。如：

(4) 爛到了……這種人真的爛到了

依動詞分類，「爛」應屬於「ascription」。然而，「ascription」並不在【表 2】中與「到」搭配。由此證明，「到」在臺灣地區已發展出多樣的使用方式，因此，本文試圖將「到」之前方動詞進行更完善的觀察。除此之外，雖然 McDonald 歸納出動後成分「到」分別具有「arrive」和「succeed」之語義，但 McDonald 並未說明兩個意義之間是否存在關聯性，故本文試圖從認知心理學的角度觀察動後成分「到」語義之間的關係。

除此之外，McDonald 指出「potential mode⁵」為區別補足式複合詞和其他複合詞的重要方式：

(5a) 我拿不動箱子。

(5b) 我拿得動箱子。

因「拿動」這個複合詞中間可插入「得/不」，故判斷其為補足式複合詞。McDonald 又以「說明」為例，認為雖然複合詞「說明」乍看之下與「拿動」皆屬補足式複合詞，但是中間插入「得/不」之後，並不符合我們的語感，故認為其不屬於補足式複合詞。讓我們用此標準來測試複合詞「看到」：

(6a) 我看到黑板。

(6b) 我看得到黑板。

⁵ 即一般所謂在中間插入得/不的可能補語。

(6c) 我看不到黑板。

依照此判斷標準，「看到」為補足式複合詞，然而若以「得/不」測試我們所搜集之語料：

(7a) 他說這句話讓我驚訝到。

(7b) *他說這句話讓我驚訝得到。

(7c) *他說這句話讓我驚訝不到。

很明顯地，插入「得/不」之後為不合語法的句子。

Li & Thompson (1981)也提出結果式動詞複合詞(resultative verb compound RVC)的特點之一為複合詞兩個成分之間允許插入表示可能性與否的「得/不」。

經由測試，動後成分「到」與前方動詞組合之後，對是否能夠在兩個成分之間插入可能補語的接受度並不相同。關於動後成分「到」的句法表現，如與把字句、被字句的搭配以及與可能補語「得/不」的搭配限制等，本文將在第五章做進一步的討論。

2.1.2 劉月華(1998)

劉月華以中國大陸十四位當代作家的小说為語料，藉由考察四百萬字語料，從意義和結構兩方面對趨向補語進行分析與歸類。劉月華(1998: 2)「趨向意義是方向意義，表示人或物體通過動作在空間的移動方向。」認為趨向補語從廣義上來說也具有表示動作結果的功能：表示方向方面的結果。故劉月華將趨向補語當

作一個整體的術語看待，先描述趨向補語「到」的趨向意義，進而探討趨向補語「到」的結果意義。

【表 3】趨向補語「到」之意義 (整理自劉月華 1998)

	基本義/比喻用法	解釋	例句
趨向 意義	基本義	表示移動到某一處所。	夏亦秋點點頭，走到他身邊。
	比喻用法一	表示動作持續進行到某一時間。	一覺，他睡到了天亮。
	比喻用法二	表示動作或動作所涉及的事物達到的數量。	我出到三十吊錢，他們還不賣給我。
	比喻用法三	表示事情、狀態的發展變化所達到的程度。	我也許不會苦到這一步。
結果 意義	基本義	表示動作達到目的或有結果。	我好不容易把這本書買到了。

在此提出三點進行探討：

1. 雖然劉月華致力將動後成分「到」語義細分，但其分類的方式似乎不太準確。劉月華認為「到」的趨向意義除了表示移動到某處之外，還存在三種趨向意義的比喻用法，但我們認為以「比喻用法」命名並非妥善之舉，如「比喻用法一」的例句「一覺，他睡到了天亮。」從例句當中看不出比喻的標準為何。此外，劉對於「到」語義之分析是條列式的，並非系統性的呈現，如此容易讓學習者混淆，也不利於學習者記憶。

2. 在「到」的趨向意義中，劉月華將「形容詞⁶+到」歸類為「趨向義」，如：

(8) 把鼻子碰在身邊一個姑娘的太陽穴上，鼻梁骨一直酸到腦門頂。

根據劉月華的解釋，因「到」後面的賓語為方位處所詞，故應將例(8)的語義理解為「酸」的這種狀態從鼻梁骨延伸至腦門處。但若我們以實際出現在臺灣地區的語料相對照：

(9) 昨天買衣服被貴到了。

因「到」的後面並沒有處所賓語，故此處不能以「趨向義」解釋。若以劉所定義的「到」結果意義「表示動作達到目的或有結果」解釋之，邏輯上來說並不合理，因「貴」只是一種狀態，並沒有目的可言，既沒有目的更不會出現結果。因此，我們認為「到」的結果意義並非僅有「表示動作達到目的或有結果」這般單純。

3. 再者，劉月華指出若一個趨向補語前方能與同一個動詞組合出兩種以上不同的結果意義，那麼這裡的趨向補語本身就具有不同的結果意義。舉例來說：

(10) 節日裡，孩子都穿上了新衣服。

(11) 孩子盼了很久，今天終於穿上了新衣服。

劉月華指出，句子(10)的「上」表示衣服與孩子之間的接觸；而在(11)裡，「上」的意義為達成目的。也就是說，即使前方搭配的動詞相同，仍有可能產生出不同的意義。在我們的語料中，「到」也有這樣的例子：

⁶ 在本文中，我們都以「狀態動詞」來指稱劉月華的「形容詞」。

(12) 總有一天等到你。

(13) A: 我們明天約十點沒錯吧。

B: 對阿，沒錯。

A: 那你要準時喔，不要讓我等到，不然我會翻臉走人。

以上例句中的「V到」結構都是「等到」，在(12)中「等」為目標動詞，與「到」結合後，再加上受詞「你」；然而在(13)中，「等到」後面並沒有出現受詞「你」，雖同為「等+到」的結構，但在此我們並不能將其解讀為受詞「你」的提前或省略，這有違我們的語感：

(14) A: 我們明天約十點沒錯吧。

B: 對阿，沒錯。

A: ?那你要準時喔，不要讓我等到你，不然我會翻臉走人。

一般來說，我們從語義上無法理解這個句子，因其不合邏輯：既然雙方有約，約定的雙方都已經到了約定場所會合，那說話者又為何要翻臉走人呢？因此，我們認為即使同一個動詞與「到」搭配，都可能產生一種以上之語義詮釋，故我們對於前方動詞與「到」之間語義產生的過程感到好奇，關於兩者之間的互動我們將在第四章討論。

4. 劉月華意識到前方動詞的確具備對「到」意義詮釋之影響力，故利用表格將與「到」所搭配的動詞一一列出。

【表 4】與「到」結果意義搭配之動詞 (劉 1998)

意義	動詞意義	搭配動詞
表示動作 達到目的 或者結果	表示獲取或獲取方式的動作行為動詞	收、領、弄、拿、撈、找、搜、尋、搜索、捉、抓、摸、學、掙、賺、耍、騙、查、買、翻、拾、借、租、覓、搞、測、請、分配、混、爭取、打聽、打探、偷、了解、查抄
	遭遇、遭受義動詞	碰、遇、逢、趕、遭、受、捱
	表示心理、生理感受的動詞	看、感、聽、嘗、吃、喝、見、聞、注意、留心、品嚐、領受、察覺、體驗、體會、認識、領會、理解、覺悟
	表示言語、思維活動的動詞	說、問、點(點名)、寫、講、研究、談、念、討論、提、扯(“說”義)、猜、懷疑、料、預料、考慮、估計、關心
	其他動詞	做、辦

和我們所蒐集到的語料相比，發現和 McDonald (1994) 相同的結果，也就是說「到」前方的動詞種類仍有許多不在劉所列舉的表格當中。以下面語料來說：

- (15) 我完全火到, 在我不爽到爆表的同時我已經開錄音筆了。
- (16) 爛到了..... 這種人真的爛到了。
- (17) 雖然看完這一集我有悲傷到。

「到」前方的動詞「火、爛、悲傷」屬於形容詞或名詞，然而這兩類在【表 4】中完全沒有出現，換句話說，劉月華所歸類的動詞並不完全涵蓋臺灣地區實際使用的情況，由此可看出在臺灣地區「到」的使用方式與劉之分析有所差異。再者，又因其語料皆來自對岸當代文學作品，且皆為書面文字，故並未從口語的

使用上對趨向補語加以分析，而口語語料往往比書面文字來得真實，故我們認為若要完整呈現臺灣華語中的「V到」結構，口語語料也是不可忽視的資料。

2.1.3 黃珣華(2005)

黃珣華(2005)指出，動後成分「到」之語義為「接觸義」，指的是客體接觸目標。

(18) 我找到那本書了。 (黃 2005)

「我」為客體，「那本書」為目標，也就是說因為客體「我」的移動接觸了目標「那本書」。另外，在「接觸義」之下，因語境的不同，「到」分別還具有「成功義」和「非意願義」。

除此之外，黃珣華提出值得我們討論的一點：動後成分的語義往往受制於前方動詞，也就是說，動詞會影響動後成分之語義選擇。以以下句子為例：

(19) 工人們把這扇門漆上油漆。 (黃 2005)

黃珣華歸納出「上」的語義為位移義「由低處到高處」和「接觸義、達成義和數量延續義」。當「漆」與「上」搭配時，因「漆」這個動詞不具移動性(-movement)，故「上」在此將不會產生位移義。又「漆」這個動作使得油漆附著於門上，因此句中的「上」為「接觸義」。故本文也會探討「到」前方動詞所具備的語義特徵，觀察前方動詞是如何地影響「到」的語義變化。

再以動詞「跑」為例，因此動詞具有移動性(+movement)，故「到」與之搭配時，人們優先聯想到的語義為「位移義」，而一旦將「到」解釋為「位移義」，也就限制了賓語必為「處所賓語」。由此可知，「到」的前方動詞、動後成分「到」以及後方賓語三者之間的關係緊密相連的。故本文在第四章分析「到」前方動詞時，試圖以框架語義學為基礎，描繪動詞事件的語義框架，分析其內部的語義成分，並觀察這些語義成分與「到」的互動。

2.2 臺灣華語動後成分「到」的研究

2.2.1 Kubler (1979)

Kubler (1979)認為在臺灣地區所通行的華語，在閩南語的影響之下，與所謂的普通話已有相當大的差異。Kubler以臺灣華語(Taiwan Mandarin)和美國教材書中所呈現的北京華語(Peking Mandarin)作對比，發現兩者無論是在詞彙、發音和語法上皆有諸多不同之處。其中提到動結式(resultative verb)「到」在臺灣華語中往往高頻率地取代「見」和「著」。

2.2.2 黃國營(1988)

黃國營認為臺灣所謂的「國語」實際上已經成為了現代漢語的一種「變體」。此文以在台灣出生成長的五十二位當代作家為對象，分析其小說中異於大陸小說之詞彙、語法現象。

黃發現無論是在詞彙或是句法方面皆有許多不同於普通話的特點，其中語法上的特殊用法主要是來自於當地方言的影響。此文提及臺灣地區存在兩種「到字

句」之特殊用法：

(i) 「到」作補語標記，相當於「得」。

(20) 他太太看電視看到很晚。

(ii) 「到」作補語，相當於「著」。

(21) 踩到你了？

2.2.3 蒲彥汝(2009)

根據蒲彥汝(2009)「到」在臺灣地區的使用，受到臺語「tioh」和「kau/kah」的影響，產生了不同於國語⁷的用法。為探討焦點為臺灣華語「到」的發展起源和語義內涵，蒲彥汝藉由原型理論分別探討臺語「tioh」和國語「到」作為動詞和動後成分之語義，發現兩者在動詞核心語義方面，無法完全相對應，故認為兩者語義重疊部分應為動後成分的結果義「接觸」，進一步推測臺灣華語「到」便是以此語義成分為發展基礎。並以此基礎進而分析臺灣華語「到」的語義發展，並和國語「到」、臺語「tioh」三者語義進行比較。依照「到」在句義中涉及意志與否，將臺灣華語「到」的語義功能分成「達至目的」、「產生結果」和「構成聯結」等三類，再往下細分為九個次類：

【表 5】臺灣華語「到」之語義功能一覽表 (蒲 2009)

語義功能	類型	語義功能說明	例句
達致目的 [+意志]	到 ₁	動作完結並獲致目標，可引介賓語，帶	他的博士是在美國讀 [●] 到的 怎樣才能排 [●] 到早去晚回的行程

⁷ 蒲將「國語」用來指稱對岸之普通話，以此區別臺灣華語。

		「獲得」義		
	到 ²	動作確實獲得執行， 可帶同源賓語 (cognate object)		暑輔時間那麼長，暑假根本沒玩到 想睡覺又不行，怕沒讀到書
		動作確實獲得執行， 離合詞之插入詞 (infix)		根本沒有止到血 怎樣才能節到稅
	到 ³	動作達至施事預期		書也讀到多少，玩也不算玩到
	到 ⁴	狀態達至施事預期		今天到薰衣草花園，真是幸福到了
產生結果 [-意志]	到 ⁵	結果 發生	不欲其發生	如果有漏到，我再補充 熬夜會摧殘到皮膚喔
			不可控制其發生	有的錢有被凍結到嗎 他的著作很常被引用到
	到 ⁶	狀態 產生	不欲其發生	可能有點感冒，冷到了吧 放心啦，不會餓到你兒子
			不可控制其發生	剛才去 7-11 居然被一個女店員電到了
構成聯結	到 ⁷	結果與客觀標準接觸		陸客來觀光，台灣人真的賺到了嗎
	到 ⁸	動作結果與狀態接觸 (接觸完結引發狀態)		娶到賺到的女生星座有哪些呢
	到 ⁹	動作執行中與狀態接 觸(接觸持續至狀態 產生)		鞋子髒到不敢穿出門

蒲著重於臺灣華語「到」之語義，將「到」細分為九個語義，但將其切割為

九個義項並不利用於使用、記憶和教學，此外我們認為這九個語義之間並不是毫無關聯的單獨意義，但蒲並未進一步地說明其中的關係。另外，仔細觀察這九個語義後我們發現，各語義之間似乎有重疊與模糊的部分，以到₇的例句為例：

(22) 陸客來觀光，台灣人真的賺到了嗎？

文中將到₇的語義解釋為「到」將「動作結果」與「客觀標準」兩者之間構成聯結，也就是說，「所賺的錢」是否合乎「賺的標準」，但在某方面來說，(22)中的「到」也可以解釋為到₃：「動作達至施事預期」，將其解釋為「賺」這個動作是否達到施事者之預期那般，達到賺錢的程度。由此可知，儘管將「到」細分為九個語義，但分項彼此之間存在模糊與難以界定的情況。

此外，我們認為九個義項之間之所以有模糊地帶的原因，是因為文中雖然利用涉及意志與否將「到」歸納分析，但並未將「到」前方動詞的語義特徵納入討論，我們認為前方動詞對「到」的語義變化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兩者之間語義應相互協和才具有表達的功效，故我們認為在探討動後成分「到」的同時，也應將前方動詞的語義特徵納入討論。

2.3 語法化

所謂的語法化從句法層面來看，指的是一個詞句法功能的發展變化；而從語義層面來說，指的是一個詞在語義方面的演變與虛化。

動詞「到」的本義為「人或物體到達某處」，劉月華等(2001: 304)分析動補結

構「V到」的意義如下：

1. 表示通過動作使事物達到某處，賓語一定是表示處所的詞語：

(23) 卓瑪從中央民族學院畢業了以後回到了西藏。 (劉 2001)

2. 表示動作持續到什麼時間：

(24) 昨天晚上我們談到十點半。 (劉 2001)

3. 表示事情、狀態發展變化所達到的程度：

(25) 事情已經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 (劉 2001)

4. 表示動作達了目的：

(26) 我借到一本非常有趣的書。 (劉 2001)

「V到」後面所接的詞語從處所擴展至時間，這是藉由隱喻的概念將空間域投射到時間域，可以看出「到」的空間位移義已經有所虛化。根據 Lakoff (1987) 隱喻是語言認知的的基本模式，人們將源頭域(source domain)映射到目標域(target domain)來表達抽象的概念。而人的最初感知來自於自身運動和所處的空間環境，故往往將空間概念視為最基本概念。全國斌(2006)也指出，運動的起點和目標同時伴隨著時間的開始和終結，因為這種一致的屬性，我們通常從物體位移模式來描寫時間推移變化。

我們也可以用下面的方式來證明「到」的語義已產生了變化：

(27) 你走到了嗎?

到了

(28) 你看到了嗎?

*到了

由回答的方式我們可以看出：例(27)中「到」和例(28)中的「到」意義已有所差異，例(27)中的「到」仍保有動詞「到」核心意義：「到達」，並能單獨回答；然而相較之下，在例(28)中的「到」，已不能夠單獨回答，其動詞的核心意義「到達」也與前方動詞「看」並不相容。因此我們能夠了解「到」的確處於語法化的道路上，動後成分「到」已有了不同的意義，而不同的意義之間的虛化程度也具有差別性。

Hopper (1991)提出的五項語法化的原則，其中之一為保持原則⁸：即使實詞經過語法化的過程後，實詞的原義和特點，對後來產生的意義仍存在影響力。故我們認為若是要對動補結構「V到」的語義作出全面分析，則不可忽視動詞「到」的本義：「人或物體到達某處」，故我們在第四章將會利用「到」的意象圖式來分析動補結構「V到」之語義。

在句法形式上，「V到」的連動結構為「到」的虛化提供了條件。劉堅(1995)、邢志群(2003)皆認為句法位置的改變、組合功能的變化，是語法化產生的誘因之一。邢志群更以「把、被、連」等詞彙來說明漢語動詞在進入語法化時，都會出現連動結構的過程。

經由前人的研究，我們相信「到」確實經歷語法化的過程。在語法化的過程中，「到」在原義的基礎上，逐漸產生新的意義和語法功能，也因為「到」發展出豐富的詞義，使其在現代漢語中的運用更為廣泛。然而，語言總是不停地產生變化，語法化是一個動態的過程，現今的臺灣華語動補結構「V到」又已發展出與普通話不同之處，而這正是本文將要探討的地方。

根據沈家煊(1998)，詞義的演變和虛化與認知有關，實詞虛化的動因受到語言交際本身的特點和人的推理能力的影響，因此對虛化進行研究，必須與使用者

⁸ 原文為 Persistence，在此採用沈家煊(1994)的翻譯。

的認知心理相結合。此外，我們認為若能藉由人類的認知心理來研究動補結構「V到」的語義變化，了解背後認知運作的過程，相信在華語教學上也是具有正面影響的。

2.4 小結

由以上討論我們發現，動後成分「到」在臺灣地區已發展出不同於普通話的使用模式，傳統上對「V到」的結構分析已不足以解釋臺灣地區的語言情況。同時，經由語法化，動後成分「到」的語義內涵已具有相當多樣性的呈現。

前人的研究已證實動後成分「到」的語義十分複雜，但是對於「到」與前方動詞的搭配關係仍有許多不足之處，對於兩者之間的語義互動，整個「V到」語義的產生過程，以及台灣華語「V到」的句法表現是本研究之焦點所在。我們合理的推測動後成分「到」的語義之間應存在某些關係，「V到」之間的結合也並非是毫無規則可言的，因此我們企圖從人類認知層面的角度來探索其豐富的語言現象，並期望藉此獲得某些啟發。

第三章 研究方法

認知語言學提出另外一種視角看待語言，認為語言能力不可和其他認知能力切割，對語言的描述和理解涉及人類的認知過程。石毓智(2000)指出「語言系統就是認知能力和認知對象相互作用的產物」這也就是代表，語言的產生和理解，受到我們本身認知能力與外在世界經驗法則的影響。

我們之所以選擇認知語言學為研究方法，是因認知語言學是以語義為中心，認為意義與認知有密不可分之關係。束定芳(2008: 76)「認知語言學的詞義研究更加注重認知方式和認知過程對詞義構成和詞義變化的影響。」這恰好符合本研究對於「V到」所感興趣之處，也就是動後成分「到」與前方動詞互動的語義產生過程。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以認知心理學中的框架語義學、意象圖式、概念合成理論和隱喻概念為主。

3.1 框架語義學 (Frame Semantics)

框架語義學(Fillmore 1982)是對詞義描寫的一種方式，認為一個詞語並非是孤立的結點，其意義的理解必須包括其背後所涉及的整個網絡。框架語義學認為僅用詞典是無法理解詞語的語義，一個詞語必須通過其背後的知識結構，也就是語義框架來理解。

框架語義學認為我們在理解語義之前，便已先具備了理解社會活動、身體經驗的知識結構，而我們正是以此來理解和組織句子的。一個詞語的輸入，可以使人們自然而然地激發詞語背後的背景知識，並進而利用這些背景知識來理解詞義。舉例來說，當我們談到「商業交易框架」，我們會自然而然地在腦中激發「買

家、賣家、商品、金錢」等相關詞彙與概念。另一方面來說，我們不可能脫離「商業交易框架」來理解「賣」這個動作。因此，我們試圖利用語義框架來描述與「到」搭配的各類動詞，並以此來觀察與「到」之互動。

3.2 意象圖式 (image schema)

根據 Lakoff (1987)，人類的概念是有結構的，這些結構的意義與我們的身體經驗相關，而意象圖式(image schema)反映了我們與外在世界不斷反覆出現的身體經驗，是形成概念的具體方式。曹逢甫(1991: 110)「用自己身體的經驗去理解或傳達其他的經驗是非常合乎經濟效益原則的」。

意象圖式是通過身體來理解的，舉例來說「前、後」這樣的空間概念就是出自於我們的肉體，以身體當作參照點，因此概念依賴於身體，如果肉體不存在，概念就缺乏根基。意象圖式提供我們具體的概念，為映射到其他概念領域提供了基礎，並以此理解更抽象複雜的認知模式。趙艷芳(2000: 197)便指出：「漢語是更重視意義而缺乏形態的語言，其句法結構更加依賴概念和圖式結構。」

Lakoff (1987)提出了多種意象圖式：如容器圖式、連結圖式、部分-整體圖式、源頭-路徑-目標圖式等。本研究將以「源頭-路徑-目標圖式」表示「到」，因「到」的基本意義為物體從一個地點移動到另一個地點，而其中更涉及了起點、終點、路徑等成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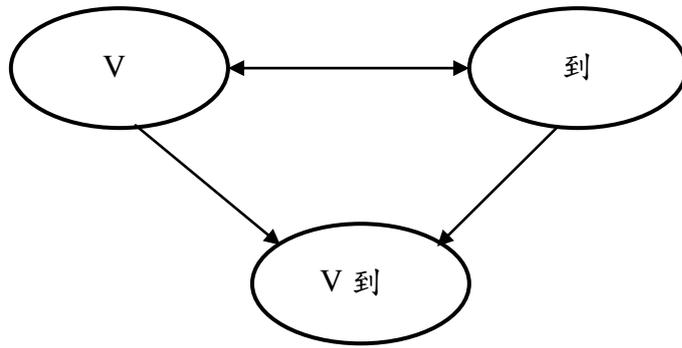
3.3 概念合成理論 (Conceptual Blending Theory)

Fauconnier & Turner (2002)的概念合成理論(Conceptual Blending Theory)，是在 Lakoff & Johnson (1980)概念隱喻理論(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和 Fauconnier (1994)心理空間理論(Mental Spaces)的基礎上進一步地發展而成。

心理空間是我們理解和組織話語時所建構的概念空間，人類在交談中以此來理解話語的心理結構。但心理空間未能完善地解決語言理解和創造的複雜程序，故 Fauconnier & Turner (2002)利用空間之間連結和映射等關係，提出概念合成理論，作為描述意義整合過程的理論框架。根據概念合成理論，在隱喻的過程中，除了源頭域(source domain)和目標域(target domain)之外，還將產生一個融合上述兩者而成的新空間，並在此產生新的概念和理解。

概念合成理論為語言理解的認知活動提出架構，解釋不同的心理空間如何產生關聯，並藉此在新空間中生成合理的理解和推斷。Talmy (1985)也提出類似的概念，他認為經由人類普遍的認知手段，能將兩個複合的事件以一個語言形式來呈現，而這種過程他稱之為“conceptual conflation of events”。Liu (1997)在研究漢語動補結構時也指出，動補結構是一個前後結合並相互影響的複雜結構，前後兩者之間的互動影響了整個結構的語義變化。劉美君(2010)在探討「V下來」的多義現象時，也利用概念合成理論來呈現「V」與「下來」的互動。

因此，我們認為在「V到」結構中，前方動詞和「到」的結合並非只是簡單的詞義相加，而是藉由某些認知原則，使前後兩者之間的意義獲得整合，並在此基礎下進一步地產生新的概念與理解，因此我們將以下圖為基礎，利用概念合成理論來解釋「V到」意義的生成。



【圖 1】「V+到」的概念合成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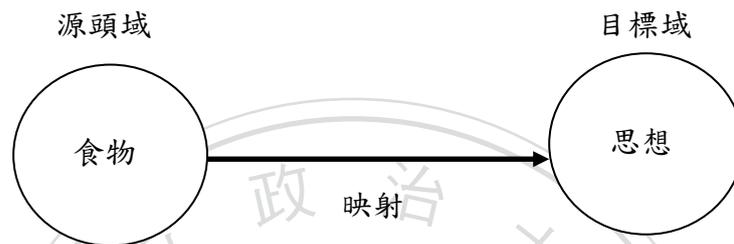
3.4 隱喻 (metaphor)

傳統上來說，隱喻被認為是一種文學修辭手段，但認知心理學的研究表明，隱喻並非僅僅是語言的表達方式，更是人類認知發展的結果。Lakoff & Johnson (1980)主張以隱喻的認知觀，取代隱喻的修辭觀，認為隱喻並非僅僅是一種修辭手段，而是人類理解世界的普遍方式。一般來說，隱喻是人類為了表達的需要，使用較為基本、具體且熟悉的事物來表示較為抽象的概念。隱喻的過程是藉由源頭域映射(mapping)到目標域，兩個概念之間的映射並非是無規律的，而是以我們的身體經驗和日常知識為基礎。



【圖 2】隱喻映射過程圖

當我們說「這本書的內容實在太艱澀，我無法完全消化」、「囫圇吞棗」、「這段文字值得我們細細品嚐」等話語時，我們使用了「消化、吞、品嚐」這些跟食物域相關的詞語，雖然「書的內容、思想以及文字」並非食物，但我們卻都很自然地接受並使用這樣的句子，所依據的就是「思想是食物」這個隱喻。此隱喻的映射過程如下：



【圖 3】「思想是食物」映射圖

如圖所示，我們以具體的「食物」來譬喻抽象的「思想」，藉此巧妙地表達非實體的概念。隱喻表現了語言的彈性和創造性，豐富了我們的語言內涵，認知語言學也證明隱喻與人類思維的關係極為密切，在本研究中，我們也將以隱喻來解釋動後成分「到」之意義。

第四章 「V 到」語義分析

4.1 「到」的意象圖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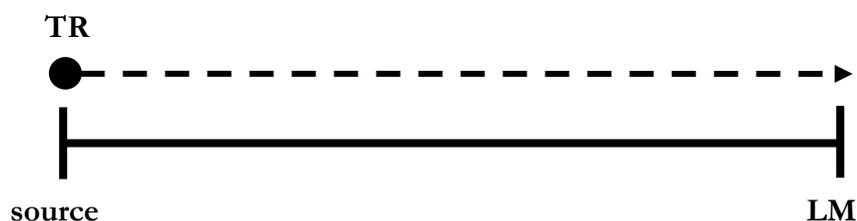
意象圖式是由 Johnson (1987) 與 Lakoff (1987) 所提出的概念。所謂的意象圖式是基於人類與外在環境的重複互動中，所形成的基本身體經驗結構。Lakoff (1987) 列舉數種意象圖式，如：容器圖式、部分-整體圖式等，其中與「到」最為相關的概念為「源頭-路徑-目標」的路徑圖式。

Lakoff (1994: 388-389) 分析「源頭-路徑-目標」圖式的身體經驗為：當我們每次的移動，總有一個起點，一個終點，一系列連接起點和終點的相鄰位置，和一個方向。而當我們指稱一個明確的空間終點為目標時，我們便使用「目的地」這一詞語。因此，當我們自身移動，或是看見某物體移動時，我們就會以「源頭-路徑-目標」圖式來理解這個運動，並進行與其相對應的推理。

而在「源頭-路徑-目標」圖式的結構成分裡，包含了源頭(起點)、目的地(終點)、路徑和朝向目的地的方向。根據 Lakoff (1987) 認知語法理論，對照「到」的路徑圖式，可了解「到」的意象圖式主要有拋射物(trajector, TR)、起點(source)、地標(landmark, LM)與路徑(path)四個要素。拋射物為意象圖式中從起點移動的物體，起點為拋射物移動前的位置，地標為參照點，而拋射物從起點移動到地標之間各點連接起來則為路徑。

在眾多辭典當中，「到」的核心語義皆為「到達」。《現代漢語八百詞》便將動詞「到」解釋為「達到」或「向、往、朝」某處所之義。故我們認為「到」的

核心語義可用「源頭-路徑-目標」圖式來表示：



【圖 4】「到」的路徑圖式

根據「到」的路徑圖式，拋射物(TR)從起點(source)的位置位移至終點的位置(LM)，我們以【圖四】表達其到達之語義。

在下一節當中，我們將觀察「到」的意象圖式和前方動詞語義的互動情形，試圖解釋前方動詞的語義框架與「到」的意象圖式之間語義的發展過程。

4.2 前方動詞與動後成分「到」之互動

在 4.1 小節中，我們已經對「到」的意象圖式有了一個初步的概念。在這節當中，我們將分析前方動詞和「到」兩者間語義互動的情形。本節我們將分三部分來呈現兩者之間語義產生的情形。

4.2.1

從 4.1 中【圖 4】「到」的路徑圖式可知，「到」的空間位移義是其最基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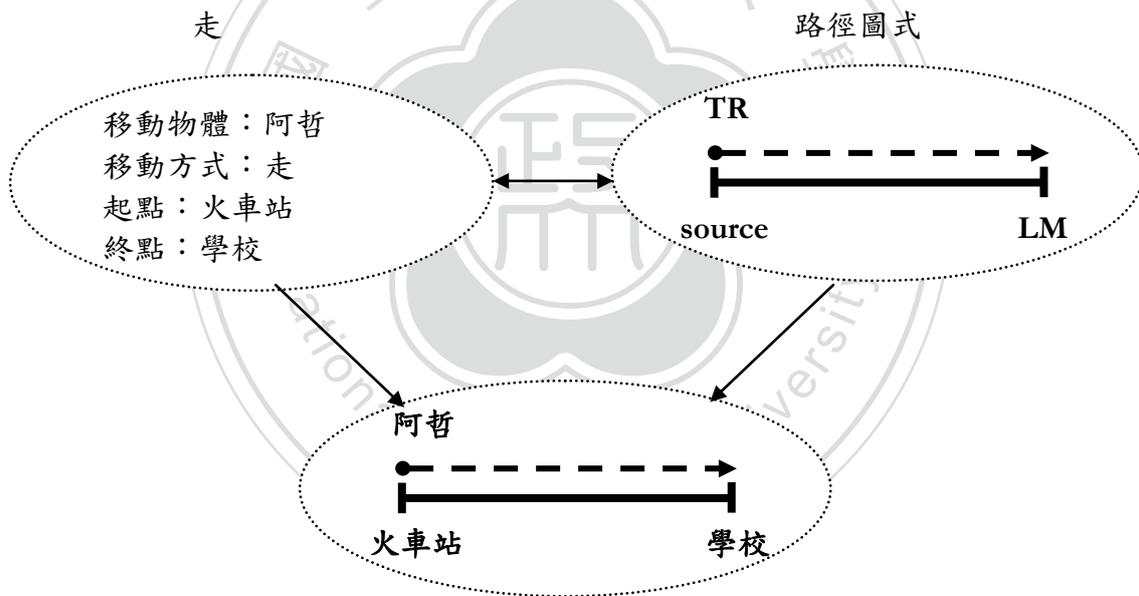
意義，故可想而知的是，當前方動詞具有「位移」的語義時，我們將優先將「到」的空間位移義與其連結，並以此獲得句子的意義。以例句(29)為例：

(29) 阿哲從火車站走到學校。

【表 6】「走」的語義框架

移動物體	移動方式	移動前的位置	移動後的位置
阿哲	走	火車站	學校

與「到」結合後，兩者的互動可用下面的圖表示：



【圖 5】「走+到」概念合成圖

當前方動詞具有「空間移動」的概念，那麼很自然地就會在動詞後出現一個移動後的位置，而這種概念與「到」的「源頭-路徑-目標」圖式具有一致性，因此我們很容易理解「V到」這樣結合的句子。至於「到」前方的動詞，則表示主語在空間位移的事件中，所使用的方式。以例句(29)來說，移動者是以「走」的

方式從火車站移動至學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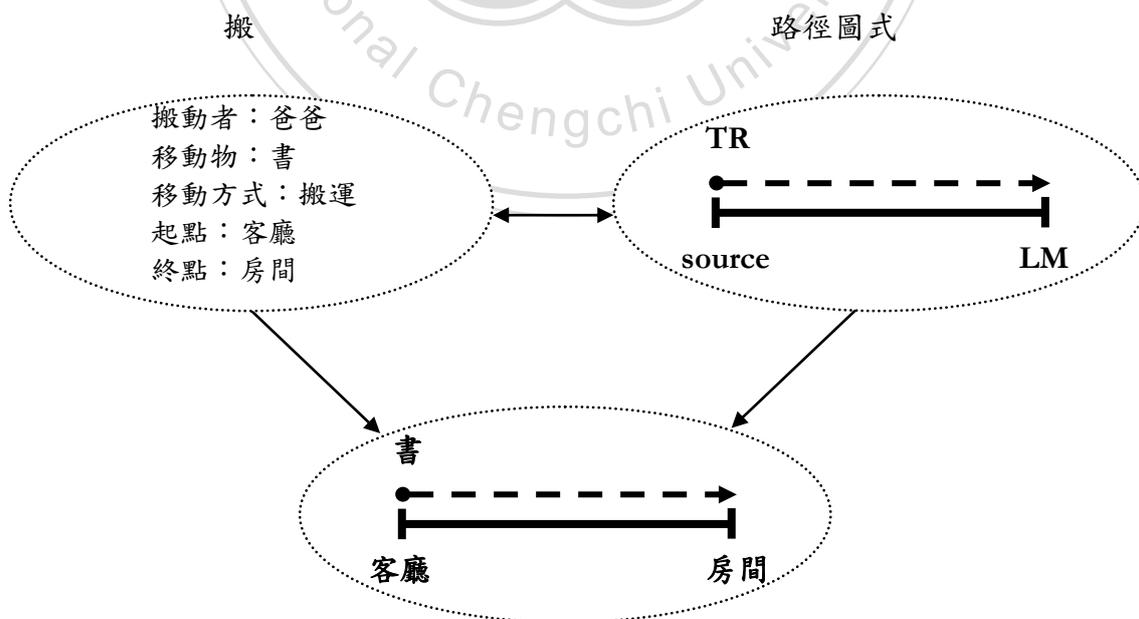
具有「空間移動」的動詞還包括「走、飛、跑、推、拖、搬、放、抬、送」等動作動詞以及「站、躺、坐」等姿態動詞。此外，我們也發現在「到」的路徑圖式中，移動的拋射物(TR)並非僅限定於主事者，還可能是被移動的客體，我們以(30)為例：

(30) 爸爸把書從客廳搬到房間。

【表 7】「搬」的語義框架

搬動者	移動物	起點	終點
爸爸	書	客廳	房間

與「到」結合後，兩者的互動如下圖所示：



【圖 6】「搬+到」概念合成圖

與【圖 5】不同的地方在於，藉由「搬」這個動作而位移的物體不僅僅為主語，更包括了客體，也就是書本。在【圖六】中，拋射物(TR)變成了書本，書本因「搬」這個動作改變了原先的位置。

認知語言學許多文獻都已證明，在進行語言活動時，為了達到溝通的目的，人類往往習慣用具體的物體隱喻抽象的事物。我們在「到」的路徑圖式中也能找到相對應的概念，從語料中我們可以發現，在「源頭-路徑-目標」圖式中的「起點、終點」也往往並非是具體的空間位置。請看例句(31)：

(31) 我原本跟店員說要買這雙鞋，但是一說到是要用提貨券來買，他的臉色好像就不是很好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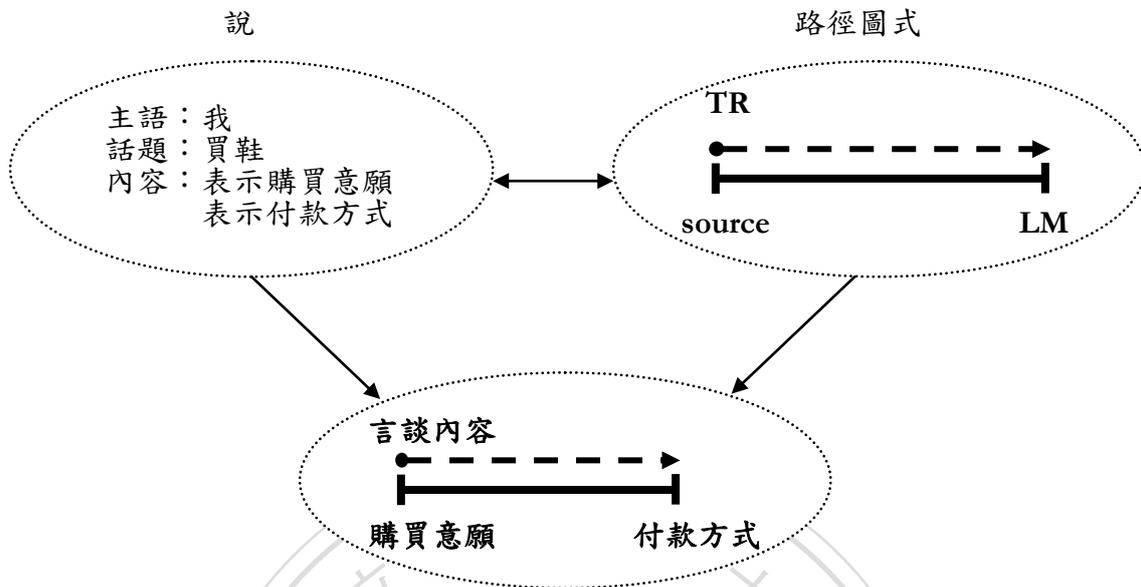
首先我們先分析「說」的語義框架：

【表 8】「說」的語義框架

說話者	話題	內容
我	買鞋	表示買鞋意願、用提貨券拿貨

當我們進行言談活動時，話題內容會隨著思緒和溝通的需要而改變，在(31)的例子中，說話者一開始表示購買的意願，後來便表示購買的方式(使用提貨券)。在此，言談事件「說」與「到」結合，因「到」的「路徑圖式」具有內建的移動概念，而移動概念具有起點和終點，為了整合兩者之間的意義，我們在認知過程中將言談內容「購買意願」以及「購買方式」分別投射至起點和終點，言談內容由「購買意願」至「購買方式」，抽象的路徑因此而成形，前方動詞「說」和動後成分「到」的語義進一步地因此獲得詮釋。下面以【圖 7】表示兩者之間的映

射過程。



【圖 7】「說+到」概念合成圖

從【圖 7】我們發現，經由概念意義合成的過程，「到」路徑圖式的起點和終點都已非具體的空間地點。受前方言談動詞「說」的影響，起點和終點都已經是抽象的言談內容。以具體事物代替抽象概念的手段，是人類認知的普遍原則，因此「V 到」後方所接的事物由實體的空間地點延伸至非實質的言談內容，也是其為自然的發展結果。

接下來，讓我們探討 Lakoff & Johnson (1999: 160)所提出的隱喻：“time as spatial location”。我們可以以下面的分析來理解這個隱喻：從路徑意象圖示得知，「到」的核心意義為空間上的移動和到達，而在我們的日常經驗當中，行走這個動作需要一定的時間，走得越長，需要的時間相對的也越多，就好像時間也有了線性空間。且由於物理空間比心理空間更加基本，故人類往往借用具體的空間概念來表示時間概念。

當「到」的前方動詞具有持續性(durative)的特點，且「V到」後方所接的為一個時點，這時「到」的路徑圖式將產生變化，經由概念整合的理解和推理，「到」的路徑圖式也自然而然地從空間域投射至時間域。請看例句(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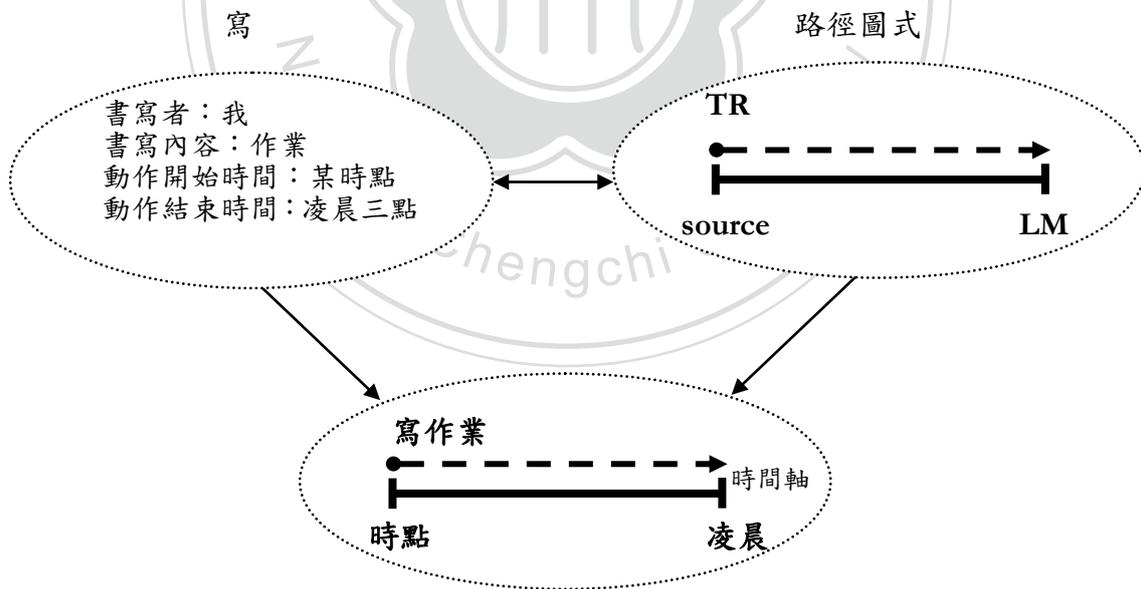
(32) 昨天作業好多，我寫到凌晨三點才寫完。

根據鄭惠文(2004)，可以「時間性副詞」來測試動詞的持續性：

(33) 我寫作業。

(34) 我寫作業寫了一整天。

因此，我們可以證明「寫」是一個具有持續性的動作動詞，而這個特性也影響其後方「到」的路徑圖式，兩者結合之後，我們以【圖 8】來表示其互動：



【圖 8】「寫+到」概念合成圖

由【圖 8】可得知，「到」的路徑圖式產生改變，從空間軸轉換為時間軸，

時間軸的末端即表示前方動詞停止的時間點。我們也發現，原先具有持續性的動詞，在加上「到」之後改變了其內部的事件結構，「到」賦予了前方動詞一個終點，以例句(32)來說，寫作業這個事件，到了凌晨三點之後就停止了。除此之外，由於「到」的基本意義為「到達某一空間」，故路徑圖式中的起點往往不是人們最關注的焦點，因此在例(32)中，即使寫作業這個事件的開始時間並未點出，也並不影響語義的傳遞。

讓我們進一步地探討「V到」語義變化的情形。Johnson (1987: 117)和 Lakoff & Johnson (1999: 52)皆提出這樣的隱喻：“states are locations”，狀態即處所。他們指出，我們之所以將具體的處所和抽象的狀態做聯結，是因為人類對外界的所有認知根本上都建立於自身對外在空間的了解和掌握。

在英語裡我們也可以看到相似的概念：

(33) He is in the room.

(34) He is in danger.

Goldberg (1992)同樣指出英語中的結果補語，其「狀態意義」為使動結構 (caused-motion)的語義延伸。以「kick」為例：

(35) Joe kicked the bottle into the yard. (X causes Y to move to Z)

(36) Joe kicked bob black and blue. (X causes Y to become Z)

經由「狀態即處所」的隱喻映射，「V到」後方所表示意義可從處所轉變成前方動詞所達到的程度或狀態，如以下例句：

(37) 這幾天累到快暈倒。

(38) 東京電力公司將福島核電廠工作人員從 800 人減少到 50 人。

(39) 小華怕蛇怕到極點。 (陳光明 1993)

這種程度或狀態，可能是具體的數字，也可能是某種情況，而這種情況有時也以極為誇張的詞語如「極點、死、不行、要命、爆」來呈現，傳達出線性意象圖式延伸到極致的概念。如：

(40) 今天的天氣實在冷到不行。

(41) 看林俊傑穿西裝外套真是帥到爆。

蒲(2009)指出，「V 到不行」所表示的語義是從施事者無法再執行該動作來表示程度的極致。「V 到」後除了可接上極端意義的詞語之外，甚至還可以接上子句(clause)，如例句(42)：

(43) 曲老師超喜歡這些娃娃，喜歡到他願意不斷地跟別人交換東西。

在此「到」的到達義存在弱化的趨勢，表示「朝向」某種程度的意義反而較為明顯。「到」可以被用來「調節、加強」前方動詞的狀態和程度。

Liu (2007)研究動後成分「到」的程度意義時，也認為「V 到死」之所以能從空間意義延伸為過度意義的原因在於：「死」是人生過程框架的一個點，根據 Lakoff & Johnson (1980)，人生可隱喻為旅途，既然是旅途，那麼就一定存在終點，這就跟「到」的意象圖式具有一致性。而「V 到死」這樣的結構，頻率出現極高，也因為這種高頻率的共現，「死」賦予了「到」過度義。Liu (2007)更進一步說明，「累死」和「累到死」雖然都有過度義，但「到」的出現強調了過度的狀態，同時也加強了說話者的主觀情緒。「到」的出現更是將「死」和之所以會出現過度

義的原因「累」的關係很明白地將其連接。

由以上討論我們可以發現，「V到」的意義不斷地產生變化。在前方動詞的影響之下，為了獲得意義的整合，「到」的路徑圖式也發展出不同於空間位移的概念。

根據 Sweetser (1990) 和 Heine et al. (1991)，隱喻是語法化的重要因素之一，詞彙透過隱喻，產生語義的虛化。Heine et al. (1991: 160)提出在語法化的過程中，語義演變遵循以下途徑：

人 > 物 > 事 > 空間 > 時間 > 性質

Liu (1997)也指出動補複合詞的語義延伸順序為：

改變空間/方位狀態 > 改變具體物質狀態 > 改變心理或感知的狀態

經由以上討論我們可以發現，動補結構「V到」大致上也符合這樣的規律。從「到」的路徑圖式得知，空間位移為「到」的基本意義，而在前方動詞與隱喻原則的雙重影響之下，「V到」後面所接的賓語，也由空間擴展到時間，更進一步地用來描述性質和程度。在此，我們藉由分析前方動詞與「到」的互動情況，再次證實了「到」正在經歷語法化的歷程，其演變的途徑也與前人所提出的方式一致。

4.2.2

由「到」的路徑圖式可得知其概念為移動物從起點位移到終點的位置，我們可以想像當移動物停止移動，到達終點，這就表示「到」前方動詞的停止，也表示產生了一個移動後的結果。故在 4.2.2 小節當中，我們歸納出「到」前方的動詞特性為：這類動作行為本身存在一個終點或接觸點，但是這個點不一定會出現或實現，而動後成分「到」的出現，賦予了這類動作行為一個終點。

請先看以下例句(44)：

(44) 姐姐終於在網路上買到這個絕版包包。

首先分析動作行為「買」的語義框架：

【表 9】「買」的語義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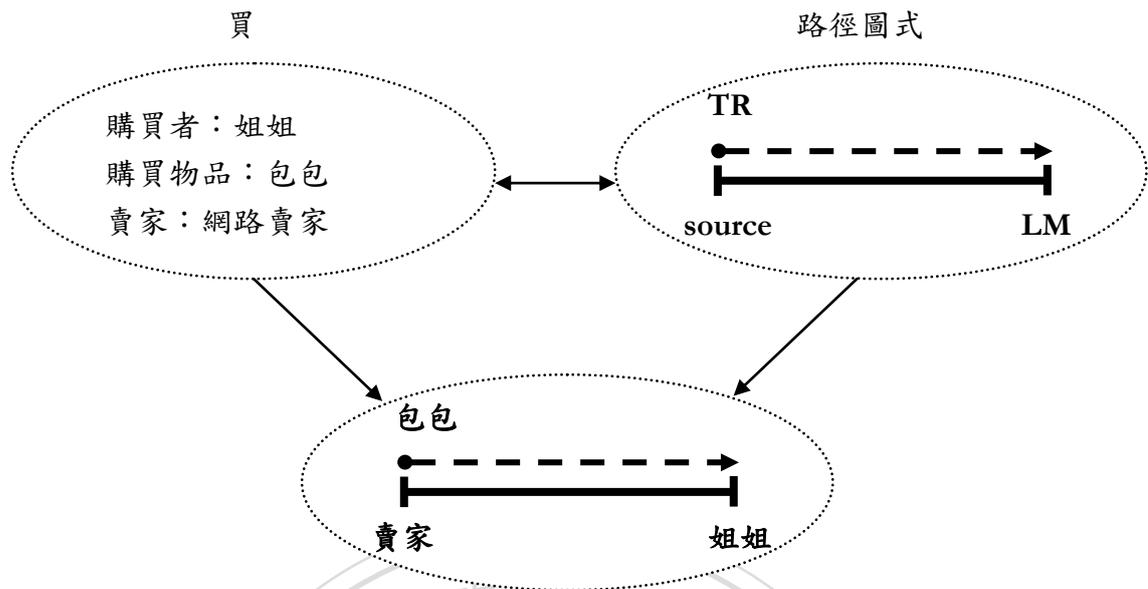
購買者	購買物品	賣家
我	包包	網路賣家

當我們實施「買」這個動作行為時，表示我們希望藉由購買的方式獲得商品。但是「購買」這個行為，並不是只要實施就會成功。以下面例句來說明：

(45) 今天龍年紀念幣發行了，爸爸跑去買，但是人太多了沒買到。

(46) 今天龍年紀念幣發行了，爸爸跑去買，雖然人很多好險有買到。

因此，為了表示「買」這個動作的順利完成，我們選擇在「買」的後方加上「到」的方式來表示這個行為的終點。我們以【圖 9】呈現兩者間的互動情形：



【圖 9】「買+到」概念合成圖

從【圖 9】我們可以看到，因購買者「姐姐」實施「買」這個行為，商品「包包」從原本網路賣家的位置轉移至姊姊的位置，故在例句中，移動的客體為「包包」，「到」的路徑圖式則表示包包從網路賣家移動至姊姊的路徑。如果我們將觀察的視角轉向 LM(姊姊)，TR 是客體(包包)，LM 就是變成接收者(receiver)，這不僅表示東西已經移動到姊姊這邊，還表示東西已變成主語所獲得之所有物。藉由包包順利的移動，表明買家成功地從賣家手中購買了商品。經由出現在動詞「買」的動後成分「到」所表示的路徑概念，可表達行為「買」的順利實施和商品的獲得，故在辭典當中，「到」有時被解釋為「成功義」。

目標動詞與「到」結合後所表示的路徑概念，我們還可以從湯廷池(2004)以 Jackendoff (1987, 1990)所提出的「論旨層」(thematic tier)與「行動層」(action tier)加以印證。根據湯廷池(2004)，例(47)可從以下兩層面來分析：

(47) 小華從小明那裡拿到了錢。

論旨層

- a 客體 (theme ; Th)
- b 起點 (source ; So)
- c 終點 (goal ; Go)
- d 路徑 (path ; Pa)

行動層

- a 主事者 (agent ; Ag)
- b 受事者 (patient ; Pt)

故例(47)可以下面的形式呈現：

- (47) 小華從小明那裡拿到了錢
- | | | |
|----|----|----|
| Go | So | Th |
| Ag | | Pt |

此外，根據 Lakoff & Johnson (1999: 52-53): “purposes are destinations”，目的即終點的隱喻，以及 “purposes are desired objects”，目的即欲求之物的隱喻，我們可以以此佐證「到」其「成功義」的產生過程：空間位移的終點被理解為實施行為的目的，行為的目的可進一步地延伸為心理上的目標，而心理上的目標就是我們施行「到」前方動作前所既定的物體或目標。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使用前方動詞與「到」結合，表示「包包」從賣家順利移動到「買家」，藉此表達前方動詞的成功作用，更因此產生「獲得、成功」的意義，故動後成分「到」在此具有表示前方動詞成功達成的語義。

同樣地，Johnson (1987)也指出「目的域」和「移動域」之間存在一種相互關

係，說明目的域為「存在一種初始狀態，在這種初始狀態，存在一個欲實現的目的；為了達到最終狀態，必須有一系列的行為，而在這最終狀態，目的實現了。」

根據 Johnson (1987: 150) 兩者之間的對應如下：

初始狀態=起點

最終期望的狀態=終點

一系列的行為=從起點到終點的活動

此外，我們在語料中發現許多動賓複合詞或動賓短語之中可插入「到」，如：

【表 10】動賓複合詞/動賓短語+到

吃到飯	出到錢	止到血	補到貨	滅到火
喝到酒	見到面	碰到面	出到牌	睡到覺
幫到忙	聊到天	存到錢	講到話	說到話
吹到風	盡到責任	談到戀愛	回答到問題	交到朋友

由以上分析我們已經能夠解釋，動後成分「到」是如何在與前方動詞的互動過程中，發展出其「成功義」，而這種「成功義」在台灣華語中可以說是達到極為廣泛的使用，「到」可插入大量的動賓複合詞或動賓短語之中，以此來表達整個動賓複合詞或動賓短語是否有成功地發揮作用。

接下來，請看例句(48)：

(48) 我終於想到好方法來解決問題了。

例(48)中好方法的產生，是藉由思考這個行為所獲得的，動後成分「到」在此除了表達「想」的成功，也藉由「到」引出思考行為後所產生的「事物」。但是在此我們發現，有些語料中的「想到」並非是表達「想」的實現義，如：

(49) 一想到颱風會來，就覺得很煩。

在此的「想到」並非是有目標的思考行為，「到」後方所接的颱風，也並非是經由思考的過程而獲得的事物。我們認為此處的「到」，所表現的是「接觸的意義」，也就是人的思緒自然而然或不由自主地與接觸「颱風」這個事件發生接觸。那麼，動後成分「到」的接觸義，是如何與其路徑圖式產生關聯呢？在此，我們以(50)來說明：

(50) 我有看到外面那台紅色的車。

動作行為「看」的語義框架如下：

【表 11】「看」的語義框架

觀看者	客體
我	紅色的車

為了要分析「看+到」的語義互動，在此我們先探討「end-point-focus」的概念。Bennett (1975)與 Lakoff (1987)皆指出，一個帶有「路徑」意象圖式的詞彙往往也同時具有將焦點轉移到路徑終點的特性(end-point-focus transformation)。

Lakoff (1987)以英語詞彙「down」為例，證明「down」的意義從表示移動路徑轉變為路徑的終點義：

(51) Mary walked down the road.

瑪麗沿著這條路走。

(52) Mary lives down the roa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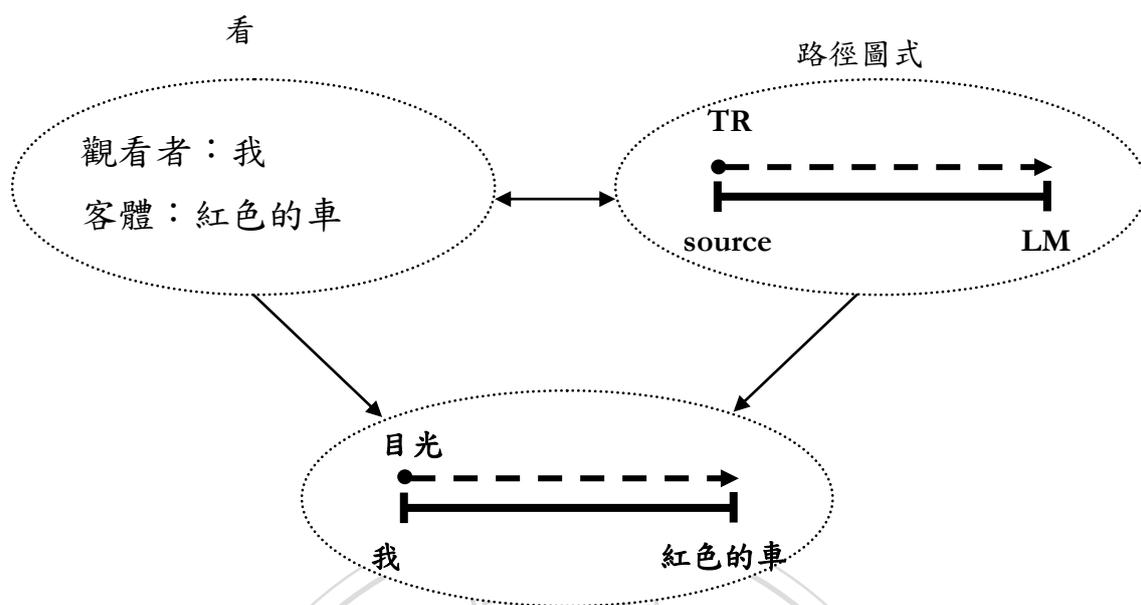
瑪麗住在這條路的盡頭。

Lakoff (1994: 627)用下面這段話解釋「路徑」意象圖式會產生終點焦點的理由：「當一個移動物體沿著路徑走，直到這一物體停下來休息，然後把焦點集中在其所處的位置，這是習以為常的事。」因此，我們可以得知意象圖式中的焦點轉移現象並非是毫無根據性的，這是人類長久以來經驗的直接反映，而這種轉換在語言使用上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這種焦點轉移的現象我們在漢語中也能發現，Hsiao (2003)就以認知語言學的觀點來看「過」的多義現象，認為「過」的多重語義是從「客體經過中繼點到達終點」的核心概念發展而成的，而「過」的多義現象正是由於其概念中焦點放置的位置不同所導致。

而我們在「到」的路徑圖式中，也看到焦點轉移的現象。人類為了溝通的需要，自然而然地使用認知手段，在使用動後成分「到」的時候，改變了觀察角度，將焦點從「某物體移動到某處」轉移為「移動後所處位置」。也就是說，我們將焦點放置於移動後客體和終點所「接觸」的狀態。

除了以焦點轉移的概念來分析，我們也可以從隱喻的角度來解釋接觸的概念，Lakoff & Johnson (1980)提出“Seeing is touching”的隱喻，我們可以想像：視線看到物體，也就表示視線與物體的接觸。因此，我們可用【圖 10】來表示「看+到」所呈現的意義：



【圖 10】「看+到」概念合成圖

另外，我們注意到語境會影響「看+到」的意義變化，請看下面這兩個例子：

(53) 這次去韓國，我終於看到我的偶像了。

(54) 小美不小心看到大明的日記。

郭永松(2011)提出，「看」這個動詞的論旨角色為「主事者和客體」，而「看到」的論旨角色為「感受者(experiencer)和客體」，「看」再加上動後成分「到」之後，失去了其本身的意圖性。但我們認為，並非是「到」使動詞「看」失去了意圖性，而是語境決定了「看到」的意圖性。從例句(53)的「終於」我們可以得知一種「好不容易」的語義，因此這裡的「看到」是表示成功看到的意義；而在例句(54)中，因句中使用了「不小心」這個詞彙，因此我們可以將這裡的「看到」解釋為小美的目光，意外地與「大明的日記」有所接觸，因此這裡的「到」所表示意義為「接觸義」，而這種接觸往往帶有意料之外的情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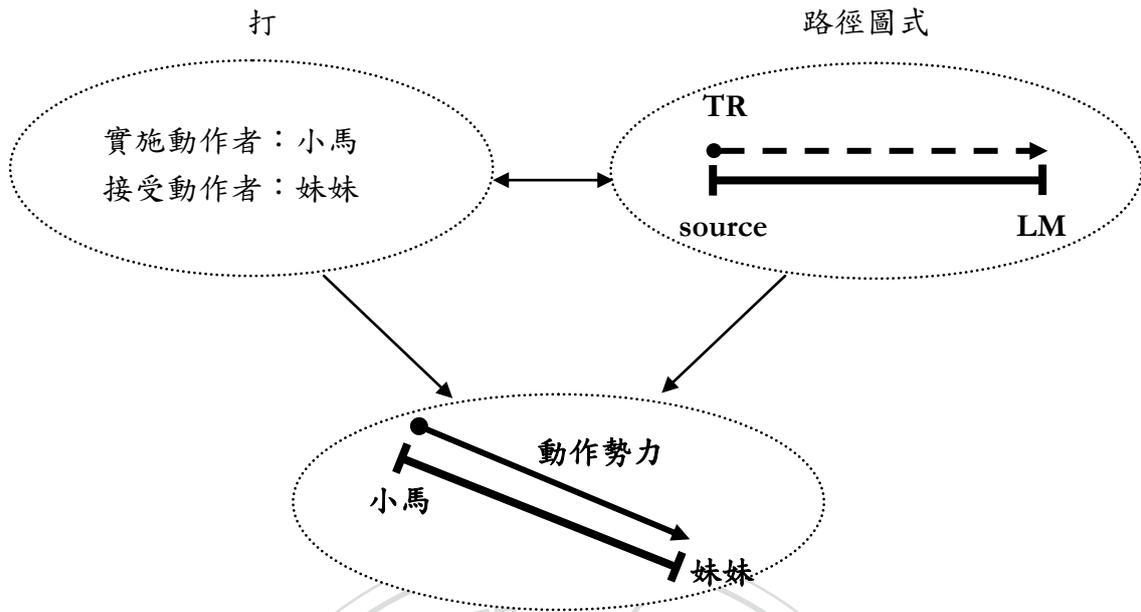
當動後成分「到」具有「接觸」的意義，與前方動詞的結合能力更為增強。舉例來說，當我們進行「排隊、輪流」這種行為時，已經具有某種預設：「將依序與目標接觸」。故我們可以說「輪到」，表示「說話者與預期目標有所接觸」。

除此之外，感官動詞中的「碰」，除了表示「肢體上的接觸」之外，還可以表示「碰面、碰見」之義，與其相關意義的動詞還有「遇、遭受」等。這類動詞加上動後成分到，也同樣具有抽象的「接觸義」。

呂叔湘(1956)與 Teng (1977)皆提出這樣的概念：「上、到、掉、開、走、下、住、起」這類的動後成分具有表示趨向(directional)和勢力(force)的功能，勢力的概念是經由位移的動作而產生的。謝富惠(2008)也提出隱喻“actions are motions”，表示當前方動詞並非移動動詞的時候，與其搭配的動後成分「到」失去了「到達」的位移義，但具有指派前方動詞作用的空間。這種指派前方動詞勢力的作用，我們以例(55)來說明：

(55) 小馬打到妹妹。

當我們用手執行「打」這個動作，伸出手能夠觸及的範圍，都是動作勢力的範圍，我們在「打」後方加上動後成分「到」，給了前方動詞「打」作用勢力的終點。在此必須說明，動作勢力所產生的範圍往往並非是直線或平面的，幾乎都是立體的呈現，因此影響了後方「到」的路徑圖式，使得圖式中的路徑的並非只有從左到右的線性位移概念，而是能夠往四面八方發散的路徑，最後動作勢力所碰到的物體，就是路徑終點的位置，如【圖 11】所示：



【圖 11】「看+到」概念合成圖

此外，正如同以空間概念代替時間或狀態等抽象概念一般，「到」所表示的動作勢力範圍並非一定是具體可見的，也就是說，「到」前方的動作並非一定是具體可見的行為，也可以是抽象的動作，如「威脅、影響等」。

4.2.3

在前一小節當中，我們分析了「到」前方動詞一個很重要的特性：也就是這類動詞本身具有一個終點。但是在「V到」語料中，我們發現在台灣華語中還存在以下兩種異於北京華語的用法：

- (56) 小心別嚇到小貓咪了。
- (57) 她今天的衣服真的有美到

首先，讓我們分析(56)這種用法。由上面討論我們已經解釋了「到」可表示動作勢力的接觸，而這樣的接觸往往會產生某種結果。根據謝富慧(2008)，我們從「到」的路徑圖式我們得到這樣的概念：當一個動態的物體移動並接觸到另一個靜止不動的物體，表示後者靜止著接受前方物體的施力，故也常常意味著後者受到了影響，也可以表示產生了某種結果。也就是說，路徑圖式中的 TR 接觸到 LM，表示 TR 對 LM 產生某種控制、影響的作用力，甚至使 LM 產生了某種結果。

因此在語料中，我們還看見許多這樣的語句：

- (58) 要注意時間餵魚，不要餓到他們。
- (59) 學生的舉動氣到老師了。
- (60) 突然的地震嚇到小弟弟了。

例句(58)中的「餓到」，可以解釋為產生「讓魚覺得餓的結果」；(59)則表示有了「使老師生氣的結果」；(60)則可說明為造成「讓小弟弟驚嚇的結果」。

另外一種在台灣地區也很常見且特殊的表達方式，就是如例(57)一般，有大量的狀態動詞都能與「到」搭配之情形，如：「貴、老、累、糗、震撼、胖、驚訝、怕、像、傻眼、瘦、高級、臭、爛、便宜、感動、悲傷、尷尬」等。根據 Vendler (1967)、Smith (1997)對動詞的分類情形，我們知道狀態動詞本身並無終點的概念，然而我們已知道動後成分「到」的路徑圖式本身卻存在一個終點，那麼，這兩者之間為什麼還能夠整合出符合我們語感，且廣為大眾所接受的句子呢？

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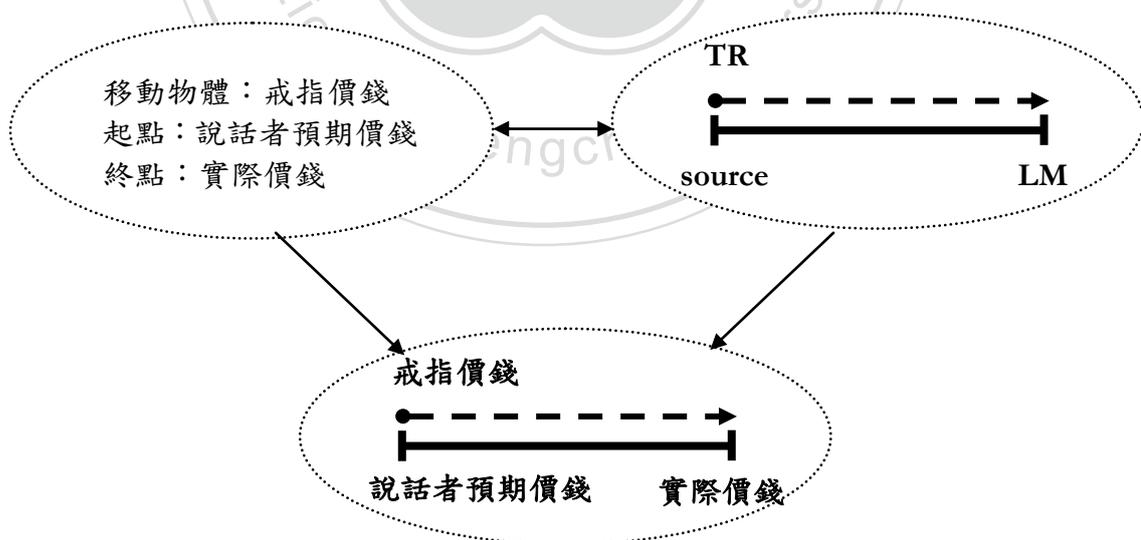
- (61) 蔡康永說出這種話，我有驚訝到。
- (62) 你哥真是爛到了，對爸媽這麼不孝順。

(63) 今天上公車才發現自己沒帶錢包，真是有尷尬到。

Lakoff & Johnson (1980)提出這樣的隱喻：“linear scales are paths”，也就是說，在人類的認知中，路徑圖式可用來表示某種線性結構。而這種線性結構與狀態動詞搭配之後，線性結構便成為了一把量尺，利用這把評價的尺，表示說話者的主觀態度。我們以(64)進行說明：

(64) 這戒指真的有貴到，你很浪費錢耶。

從(64)我們可以得知，說話者認為戒指的購買者過於浪費，買了一個很貴的戒指。這也就表示在說話者心中，原先認定的合理價錢並非為實際上所購買的價錢。藉由在狀態動詞「貴」後方加上「到」，表示一種抽象的位移，也就是戒指的價錢的確從說話者預期的價格到達了出乎意料的範圍。我們利用【圖 12】來說明此概念：



【圖 12】「貴+到」概念合成圖

我們發現語料中的狀態動詞，並不限定於正向或負向。一般來說，一個狀態動詞應該也存在一個與其相反意義的詞彙，舉例來說，如：「美/醜」，「胖/瘦」等。但在我們的語料當中，「美、醜」皆可與「到」搭配，這也就表示「到」所賦予的線性結構並無偏好的一方，無論說話者欲表達的態度是正向或負向，皆可與「到」結合。

另外，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語料當中，不只是狀態動詞，甚至是某些名詞也可以與「到」結合：

- (65) 他的行為有奧客到。
(66) 看了很無言，你女友真的有瘋女人到。

(65)為口語語料；(66)為BBS語料。從這兩個語句中我們可以發現：這類的名詞都具有某種概念或形象。以(65)來說，「奧客」這個詞彙是受方言影響所產生的詞語，一般來說指的是，某些仗勢「顧客至上」的原則下，濫用權力的惡劣顧客。而這樣的詞彙與「到」結合後，則透露出經由說話者的主觀判斷，認為某人的某些行為已達到了「奧客」的形象，所以才會選擇在「奧客」後方加上「到」。

正如曾心怡(2003)所言，臺灣華語是一個連續面，其中有較為穩定和尚未穩定的使用方式與結構。我們在「V+到」結構中也發現這樣的現象。原先在普通話中的「V+到」結構，前方動詞以動作動詞居多，如「走到學校」、「看到黑板」等。而在臺灣華語中，某些介於動作與狀態的動詞，逐漸與「到」搭配，如：「賺到」、「累到」等，進一步地擴大了狀態動詞與「到」結合的能力。而在狀態動詞與「到」搭配情形中，我們發現描述精神、心理和生理狀態的狀態動詞較容易與「到」搭配，如：「開心到」、「冷到」等。我們推測其之所以與「到」結合能力較強，可能是因為心理與生理狀態動詞與說話者之間的距離較為密切，且這類狀

態動詞加上「到」往往對說話者產生某些影響或結果，故其與「到」的搭配能力大於其他狀態動詞。⁹



⁹ 感謝何萬順教授的建議，我們重新檢視了狀態動詞與「到」的搭配情形。

4.3 小結

張麗麗、陳克健、黃居仁(2000)「近來詞彙語意學及詞彙驅動的語法研究都不約而同地得到一個相同的觀點：許多語法現象可以由詞彙語意預測或決定。這個論點與認知學派和功能學派一向的主張也相符。」張等認為，藉由分析詞彙語義結合的邏輯性，有助於解釋和預測詞與詞之間的搭配關係。我們也是基於這樣的出發點來分析動後成分「到」，期望藉由認知語言學中的理論，合理解釋前方動詞與「到」的語義發展和互動。

由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將前方動詞與「到」的語義互動歸納出以下幾點：

- (i) 「到」的路徑空間概念，在前方動詞的影響之下，產生隱喻的變化。其隱喻的途徑大抵與語法化的路徑一致。
- (ii) 若前方的動詞本身具有「終點」或「勢力範圍」的概念，則由動後成分「到」賦予其「終點」或「接觸」意義的實現。
- (iii) 在文獻回顧中，有些學者指出與方言的接觸為影響動後成分「到」語義變化的理由，但我們認為除了方言的因素之外，我們也能夠藉由觀察人類認知與語言互動的過程，透過意象圖式的整合和隱喻手段，合理解釋動後成分「到」在台灣地區的使用變化與其發展出的特殊意義。

我們利用前方詞彙的語義框架、「到」意象圖式的變化，以及人類豐富的想像推理能力，解釋動後成分「到」意義。由以上分析我們發現，「到」的抽象意義、隱喻用法往往與我們的認知心理相關，又「到」的意象圖式為空間概念，Lakoff

(1987: 435)認為空間概念往往為最基本的概念，人們往往使用空間概念為映射的來源域。Lakoff (1987)也指出關於意象圖式的兩個特點：

- (i) 本身有著直接被理解的概念。
- (ii) 意象圖式被用來建構其它更為複雜的概念。

在這樣的基礎上，「到」的意象圖式給了我們一個基本邏輯，而我們在這個基本邏輯上，考量前方詞彙的意義，逐步建構出更為複雜多變的語義內涵。



第五章 「V 到」複合詞及其句法表現

在上一章節當中，我們探討動後成分「到」與前方動詞的互動，藉由認知手段分析出「到」的多種意義。我們可以發現，在動後成分「到」意象圖式的影響之下，整個「V 到」結構具有一個終點、接觸點或結果。而這也就表示：當前方動詞加上「到」之後，整個「V 到」結構在時間軸上似乎變成了一個有界限的複合詞。

許多學者如 Ross (1990)、Yong (1997)都提出，傳統上一般所指的結果補語或趨向補語都具有表示終點或結果的能力，湯廷池(1992)指出漢語述補式動詞在語義類型上屬於完成動詞(accomplishment)或達成動詞(achievement)，因此我們將在 5.1 中觀察動後成分「到」對前方動詞內部時間結構的影響，並探討整個「V 到」複合詞的情狀類型(situation type)。

而在 5.2 當中，我們將分析幾種常與「V 到」結構搭配的句型結構。我們發現在使用「V 到」動補結構的同時，這些句型也高頻率地與其搭配使用，故我們認為這些周邊句型也是在探討「V 到」結構時需一併納入討論的範圍，希望藉此對「V 到」結構的使用情形有更完整的呈現。

5.1 「V 到」複合詞的情狀類型

在觀察動後成分「到」對前方動詞內部時間結構的影響之前，我們先對動詞的情狀類型(situation type)作一個初步的介紹和了解。Vendler (1967)根據動詞內部

的時間特性將動詞分成四類，分別為狀態(state)、活動(activity)、完成(accomplishment)和達成(achievement)。我們將其整理如下：

【表 12】動詞的情狀類型 (整理自 Vendler 1967)

情狀	動態性	持續性	內建終點
狀態	--	+	
活動	+	+	--
完成	+	+	+
達成	+	--	+

在此先分析上面四類情狀類型的特性：

- (i) 狀態情狀：狀態情狀是一種均質且靜止的狀態，在時間結構上，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是一種不變動的狀態，如：快樂、漂亮、髒等。
- (ii) 活動情狀：相較於狀態情狀，活動情狀是一種動態的情狀，如：講話、走路等，這類動詞本身沒有內在的終點，也就是說其並不受到時間的限制，所以我們可以說「不停地講話、不停地走路」。
- (iii) 完成情狀：完成情狀是一種具有內建終點的動詞，除了具有內建終點之外，這類動詞還有具有過程。例如：拆一棟房子、補一批貨、喝兩碗湯等。我們以「拆一棟房子」為例，拆房子是一個具有時間終點的情狀，當這棟房子完全被拆掉的那一刻，也就表示這個動作的完成。而拆一棟房子這個事件，並非是瞬間就可以完成的，所以我們說「拆房子」是一個具有過程

的事件。

- (iv) 達成情狀：這類動詞包括：發現、死、斷等，其特點為動作的起始點與終點幾乎重疊在一起，也就是表示該類動詞在一瞬間就發生並完成，也因此其不具有持續性的特點，故我們不接受「他不停地死、繩子不停地斷」這樣的句子。

在說明四種情狀類型之後，接下來我們將觀察各個情狀類型加上「到」之後，是否會因動後成分「到」的影響，改變了整個「V到」結構的情狀類型。

(i) 狀態情狀+到

- (67) 這個報告真的累到我。

「累」本身為狀態動詞，根據上一章的分析，我們可以將例句(67)中的「累到」解釋為「這個報告」使說話者產生了勞累的結果或情緒。狀態動詞「累」本身是一種不變動的狀態，本身並不存在終點，但與動後成分「到」結合後，也具有了某種類似終點概念的結果。

(ii) 活動情狀+到

- (68) 他看到弟弟的成績單。

例(68)為活動動詞「看」加上「到」，在此我們發現，例句(68)中的動後成分「到」在此存在兩種解釋，我們以下面的句子來說明：

- (68a) 他在弟弟房間找了好久，終於看到了弟弟的成績單。

- (68b) 因為弟弟沒有把成績單收好，他不小心看到弟弟的成績單。

根據例(68a)的語境，我們可以判斷此處的「到」為成功義，「到」在此表示前方動作「看」的達成。而因「到」賦予整個「V到」結構的成功意義，使得前方動詞「看」得以停止。這也就表示，動後成分「到」給了活動動詞「看」一個終結點。

再看例(68b)的句子，我們同樣可依語境得知，句中的「他」並非有意識地執行「看」這個動作，而是在意料之外的情況下，他的目光與成績單有所接觸，故在此動後成分「到」應解釋為「接觸義」。正如我們先前所述：動後成分「到」具有指派前方動詞作用的空間，活動動詞「看」藉由「到」來表示「看」這個動作的目光勢力範圍與日記有所接觸，「到」在此給了前方動詞一個接觸點，因此整個「看到」動補結構也具有了內部時間的終結點。

從以上討論我們得知，活動動詞加上「到」之後，即使語境影響了動後成分「到」的意義，但無論其為「成功義」或「接觸義」，整個「V到」結構都因此有了一個終結點。

(iii) 完成情狀+到

(69) 老闆終於補到一批貨。

例(69)為完成動詞「補一批貨」加上「到」，根據前一章的分析，我們可以知道動後成分「到」在此表示成功義，說話者藉由插入「到」在動賓複合詞「補貨」之間，用來表示「補貨」這個事件的成功達成。

(iv) 達成情狀+到

(70) 我發現到她的嘴巴怪怪的。

例(70)達成動詞+到：「發現」這個動作是在一瞬間發生且完成的達成動詞，故其本身就是一個具有時間終點的情狀類型。「發現」在加上「到」之後，並沒有改變其內部的時間結構，依然是一個具有終點的複合詞。雖然整個複合詞的內部時間結構沒有產生變化，但這不代表動後成分「到」在整個複合詞當中是毫無作用，由於動後成分「到」的在此的功能為強調了發現的結果，將焦點放在整個事件的終點。試比較(71)和(72)：

(71) 這半年來，媽媽不斷地發現他說謊。

(72) ?這半年來，媽媽不斷地發現到他說謊。

例(71)表示這半年來，「媽媽發現他說謊的事實」不只一次的出現，故在前方加上「不斷地」修飾後方的事件；而在例(72)中，由於動後成分「到」強調了「發現」這個動作的終點，「到」的出現促使我們將焦點放置於前方動作的完結，而正因為如此，當前方出現具有重複意義的「不斷地」副詞與「發現到」搭配時，產生句義的不和諧，故例(71)並不如例(72)那般自然通順。

由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知道，當動後成分「到」與五種情狀類型搭配時，「到」，確實改變了前方動詞內部的時間結構，前方動詞在與「到」結合後所形成的「V到」結構因此獲得了終點。但從【表 12】我們發現，具有終點的情狀類型並不只有一種，其可能為「完成情狀」，也可能是「達成情狀」，那麼「V到」複合詞是屬於前者還是後者呢？

從【表 12】可以看出，完成情狀與達成情狀最大的不同點在於前者具有「持續性」，也就是說前者是一個具有過程的情狀類型。我們以下面兩個例句來說明：

(73) 他花三分鐘喝一碗湯。

(74) *他花三分鐘死了。

從以上兩句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完成情狀與達成情狀的差異性：(73)「喝一碗湯」是屬於完成情狀，因為完成情狀為一個有過程的事件，故允許其與時段搭配；例(74)中的「死」是屬於達成情狀，因其起點和終點幾乎重疊，故兩點之間不存在過程，故一般來說達成情狀不與時段搭配使用。讓我們以此特點來測試當四種情態類型加上「到」之後，整個「V到」結構是屬於「完成情狀」，還是「達成情狀」：

(i) 累+到 (狀態情狀+到)

(75) *這個報告三分鐘累到我。

(ii) 看+到 (活動情狀+到)

從剛剛的分析，我們知道「看到」會根據的語境而產生不同的意義，我們將這兩種意義分開測試：

(76) 他花三小時終於看到了弟弟的成績單。

(77) *他花一分鐘不小心看到了弟弟的成績單。

例句(76)我們可以看出，主事者「他」是有意圖地想看弟弟的成績單，所以表示「看到成績單」這件事是一個有過程的事件：主事者有意願要看，並花時間去設法看到成績單。故這裡的「看到成績單」是一個完成情狀。而在例(77)當中，因為主事者並沒有看成績單的意願，故這裡的「到」表示目光的接觸義，而接觸為一瞬間的事件，故沒有持續性的特點，因此在例(77)中，「看到成績單」表現的

是一個達成情狀。

(iii) 補一批貨+到 (完成情狀+到)

(78) 老闆一整天終於補到一批貨。

(iv) 發現+到 (達成情狀+到)

(79) *我兩分鐘發現到她的嘴巴怪怪的。

經由以上測試，例句(75)的和(79)不合語法，故其屬於「達成情狀」；(74)可插入表示持續性的時間副詞，故其屬於「完成情狀」。例(76)和(77)雖然都為「活動動詞+到」的動補結構，但會因語境的差異，分屬於「完成情狀」和「達成情狀」。

總結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知，四種情狀類型與「到」搭配之後，會形成兩種情狀類型：達成情狀或完成情狀。當前方動詞為狀態動詞或達成動詞時，整個「V到」複合詞為達成情狀；當前方動詞為完成動詞時，即使後方加上「到」，整個「V到」複合詞仍然是完成情狀。至於活動動詞與「到」搭配時，整個「V到」複合詞則受語境的影響之下，分屬於達成情狀或完成情狀。我們將分析結果整理為【表 13】：

【表 13】「V+到」的情狀類型

情狀類型 \ V 到	狀態動詞+到	活動動詞+到	完成動詞+到	達成動詞+到
達成情狀	V	V		V
完成情狀		V	V	

5.2 「V 到」的句法表現

從語料中我們發現，在使用「V 到」動補結構時，往往某幾種特定的句型高頻率地與其共現，故本章節我們將焦點放在某些常與「V 到」搭配的句型和結構，以下分別討論「V 到」與有字句、可能補語、把字句、和被字句的搭配情形。

5.2.1 有字句

在我們所搜集的語料中，發現「有」+「V 到」這樣的結構是非常常見的一種句型，如：

- (80) 我有看到你說的那個新聞。
- (81) 你有找到我的眼鏡嗎?
- (82) 最近真的有胖到，我一定要去運動啦
- (83) 看完這集(節目)我有悲傷到，但是這集真的挺好笑的。

在此我們先將「有」作一個初步的討論。劉月華(2001: 397)對於「有」的解釋為「是個非動作詞，他不表示動作行為，其基本意義是表示領有、存在」，其後方一般接上名詞詞語。

(i) 表示領有

- (84) 張老師有很多書。 (劉 2001)

(ii) 表示存在

- (85) 唐代有個詩人，名叫賈島。 (劉 2001)

呂叔湘(1999: 630)指出「有」是一個動詞，與劉月華相同，「有」可表示領有和存在，除此之外，「有」還可表示性質、數量達到某種程度，如例句(86)、(87)：

(86) 這孩子已經有我那麼高。 (呂 1999)

(87) 這花開得有碗口那麼大。 (呂 1999)

然而，現今在臺灣地區流通的「有」，已發展出與以上解釋不完全相同的使用結構和意義。一般來說，普通話中的「有」，後面是接上名詞，但 Cheng (1981、1985)，Kubler (1979、1985)都發現「有+動作動詞」或「有+狀態動詞」已經成為臺灣華語中常見的句法形式。

Kubler (1979、1985)便指出，在臺灣華語中，「有」除了當動詞之外，也可當作助動詞，形成「有+動詞」的結構，藉此表示動作的完成以及肯定某種存在的狀態。

(i) 動作的完成

(88) 今天有沒有上班? (Kubler1979)

(ii) 肯定某種存在的狀態

(89) 買一百塊以上才有送。 (Kubler1979)

趙恆玉(2001)則從概念語義學的角度解釋「有」意義的變化，他同樣也認為臺灣華語中的助動詞「有」已從基本意義表示「空間的存在」延伸至「時間的存在」與「事件的存在」。

曾心怡(2004)更進一步的表示，臺灣華語中的「有」還在演變的階段，曾預測未來臺灣華語中的「有」傾向表示「存在」，而表示「完成」的功能就還給原

來的「V了」結構。

分析我們所收集的語料，我們也認為在「有V到」這樣的結構當中，將「有」解釋為「存在」較為恰當。現在讓我們比較下面的例句：

(90) 我昨天收到助教寄的信了。

(91) 我今天有收到助教寄的信了。

根據第四章的分析，例(90)中的動後成分「到」表示了信件成功地從助教的位置位移到說話者這邊，透過信件的成功位移來表示「收」這個動作的達成。即使前方缺少助動詞「有」，「收到」仍然可以傳達出動作完成的意義。而在例句(91)中，說話者利用「有」來表示「收到」這個動作的存在。

在 5.1 的分析當中，我們知道 Vendler (1967)所提出的四種情狀類型皆可與「到」搭配形成「V到」動補結構。在此我們嘗試將這四種「V到」結構與有字句搭配：

- (92) 這個報告真的有累到我。 (狀態動詞+到)
- (93) 他有看到弟弟的成績單。 (活動動詞+到)
- (94) 老闆有補到一批貨。 (完成動詞+到)
- (95) 我有發現到她的嘴巴怪怪的。 (達成動詞+到)

根據 5.1，無論前方動詞屬於何種情狀類型，當其與動後成分「到」形成「V到」結構時，整個「V到」將屬於「完成情態」或「達成情態」，而這兩種情態皆屬於有終點或結果的情狀類型。正因為「V到」具有終點或結果的特性，故皆可與助動詞「有」搭配，藉由「有V到」的句型來表示的確存在這樣的結果。

蔡維天(2002)、管娟娟(2006)、蔡雅雯(2011)皆認為「有」具有強調焦點的功能。管(2006)用下面的例子證明其說法：

(96) 之前的兩次流星雨你都看到嗎?

當我們說例句(96)的時候，我們發現可能得到的回答並不只一種，將可能出現以下幾種答案：

(96a) 之前的兩次流星雨你都看到嗎?

是的，之前的兩次我都看到了，一次也沒落下。

(96b) 之前的兩次流星雨你都看到嗎?

是的，之前的兩次我都看到了，他沒看到。

(96c) 之前的兩次流星雨你都看到嗎?

沒有，都沒看到，只是後來聽說了。

從例(96a)中的回答我們可以知道說話者關心的焦點在「次數」；例(96b)的焦點在「看到流星雨的人」；例(96c)中的焦點在「是否看過流星雨」。焦點會隨著語境而改變，然而若是我們變成下面的例句：

(97) 之前的兩次流星雨你都有看到嗎?

那麼，我們預期的回答只會是「有看到」及「沒看到」這兩個選項而已，也就是說「有V到」中的「有」起了突出焦點的功用。因此，我們認為在台灣華語中的「有V到」結構，是用來強調某種事件結果或某個狀態的存在。

5.2.2 「V到」與可能補語

本文所指的可能補語，參考劉月華(1996: 324)的說明：在動詞和結果補語或趨向補語之間插入「得」或「不」得以構成可能補語，藉由「得/不+結果補語/趨向補語」的結構，表示主觀條件(能力、力氣等)或客觀條件是否容許實現(某種結果或趨向)。石毓智(2003)表示可能補語的意義在於描述動作行為實現的可能性。

然而在文獻回顧當中，我們發現並不是每個「V到」結構都能夠加上可能補語，如：

- (98a) 我找到我的手機了。
- (98b) 我找不到我的手機。
- (98c) 我找得到我的手機。
- (7a) 他說這句話讓我驚訝到。
- (7b) *他說這句話讓我驚訝得到。
- (7c) *他說這句話讓我驚訝不到。

從以上測試中我們發現，「找到」中間允許插入可能補語；而「驚訝到」之間不允許插入可能補語。

張旺熹(1999)指出當使用「V不C¹⁰」這種結構時，我們想要表達的意思為「希望但是沒有達成」。張認為使用此種結構的條件為「V到」需同時具備「企望義」和「可能義」。所謂的「企望義」也就是表示可能補語前方的動詞必須是主事者有意願去施行的動作。至於張所提出的第二個條件：「可能義」，陳怡靜(2004)則

¹⁰張旺熹所謂的“C”為補語(complement)之縮寫。

對其有了更深入的說明。

陳怡靜(2004)指出，使用可能補語時，整個動補結構後面是要有目標的，因為沒有目標，就不會有可能性。他以(96)為例：

(99) 黑板上的字是用油性筆寫的，當然擦不掉。 (陳 2004)

首先，「擦」這個動作是自主性的動作動詞，所以符合了張旺熹的「企望義」；其次「擦」與「掉」兩者具有共同的內在意義，也就是「消失義」。因為具有共同的意義，使前方動作的行為和目標存有一致性，也就是說，當我們進行「擦」的行為時，是想要達到「掉」的目標。因此，「擦掉」中間允許插入可能補語。

現在讓我們回到例句(98)：

(98a) 我找到我的手機了。

(98b) 我找不到我的手機。

(98c) 我找得到我的手機。

「找到」動補結構確實符合了張旺熹所謂的「企望義」與「可能義」。首先，前方動詞「找」是一個有意識的自主動詞，即所謂的「企望義」。而當我們進行「找」這個動作時，一定有一個尋找的目標，故前方動詞「找」具備了「目標義」，有目標才存在實現的可能性。再者，動後成分「到」的「成功義」也與「找」的「目標義」存有意義上的一致性，因此我們可以用「找不到」來傳達主事者「希望找到卻沒有成功達到目標」的意義。

接著我們針對文獻回顧中的例(7a)進行分析：

- (7a) 他說這句話讓我驚訝到。
(7b) *他說這句話讓我驚訝得到。
(7c) *他說這句話讓我驚訝不到。

例(7a)中，前方狀態動詞「驚訝」，並非是一個自主動詞，也就是主事者並不能控制本身是否有意願去施行「驚訝」這個動詞。因前方動詞不具備所謂的「企望義」，故無法與可能補語搭配。

除了以「企望義」來解釋(7b)的不合語法之外，我們還能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明其無法與可能補語搭配的原因。根據上一章的分析，例(7a)可以解釋為因為他的話使我達到驚訝的狀態，或因為他的話讓我產生了驚訝的結果，因此可以知道這是一種「已然」的事實。而根據劉月華(1996)、石毓智(2003)對可能補語的定義，可能補語只能夠與「未然」的狀態搭配，用來表示動作實現的可能與否，故例(7a)並不允許在其中插入可能補語。我們更可以推測，「有V到」這樣的結構更不可能與可能補語搭配，因為我們已在前面說明「有」在此表示意義為強調一個事件或一個狀態的「已然」存在。

除此之外，我們認為必須對張旺熹所提出的「企望義」作一些修正，我們發現在臺灣地區中發展出的「V到」結構與可能補語搭配時，並不一定總是需要具備「企望義」。讓我們看看下面的句子：

- (100) 不用擔心，鞭炮聲不大，嚇不到民眾的。
(101) 放心，少吃一頓餓不到他啦。
(102) 才一個晚上沒睡，累不到我的。

例句中我們可以發現，「嚇到民眾」、「餓到他」與「累到我」這三件事，都

不是張旺熹所指的「有意圖去實施的動作」，而是說話者藉由可能補語的插入，來表達某種結果否會出現的情形。

5.2.3 「V到」與把字句

把字句是一種漢語中常用的特殊結構，王力(1954)、呂叔湘(1999)、Li & Thompson (1981)皆指出把字句主要用來表示「處置」的意義。如：

(103) 我把垃圾丟掉了。

Li & Thompson (1981)認為，當我們使用把字句時，對其後的賓語以及動詞都有一定的要求。其認為使用把字句需具備兩個條件：

(i) 由於把字句是表達對人事物的處置和影響，故受到處置和影響的人事物必須是「特指、特定或泛指的」，或是即使句中沒有特明指明，說話者也知道的對象。如：

(104) 我把壞掉的椅子修好了。 (特定指涉)

(105) 現在大學生都把飲料當水喝。 (泛指)

(106) ?他把一個人當偶像。 (非限定指涉)

(ii) 把字句的意義為「處置」，而所謂的處置意義取決於「把」的受詞是否因主事者執行某動作而產生影響，故把字句後方的動詞必須具有處置或影響的意味。

但我們認為，若是僅僅用「處置」的概念解釋把字句過於抽象和籠統，故在此我們以黃麗儀(2003: 100)引用 Huang (2002)提出把字句的特徵，來解釋所謂的處置意義。黃麗儀指出以下幾點：

- (i) 把字句前方的主語具有致果能力/效力。
- (ii) 把後方所接的賓語為位置或狀態的改變而受到影響的詞語。
- (iii) 把字句後方的動詞結構在某一時間終點要改變把字賓語的位置或狀態(包括具體及抽象兩方面)。

我們用以上的概念來說明語料中，「V到」與把字句的搭配情形：

- (107) 我已經把花盆搬到車上了。
- (108) 我排隊排好久，好不容易才把演唱會的票買到。
- (109) 學生作弊的行為把老師氣到了。
- (110) *我把小明看到了。
- (111) *他把我的歌聲聽到了。
- (112) *我們把這件事發現到了。

例(107)之所以可與把字句搭配，是由於花盆因為「搬」這個動作，改變了其原本的空間位置。(108)中，演唱會的票由於購買的動作，從賣方到買方產生了抽象空間的位移。(109)中因為學生的不良行為，使老師產生了生氣的狀態。

至於例(110)與(111)，其之所以無法與把字句搭配，正是因為把字句後方的動詞結構「V到」並沒有改變把後方賓語的空間位置或抽象狀態。例(110)中，「看到」這個動作不會對小明的位置或狀態產生改變。例(111)中「聽到」也無法改變歌聲的狀態。而例(112)之所以不合語法，是因為「發現到」是一個瞬間發生的達

成情態，把字前方的主語並不具備或擁有控制「發現到」的能力，這並不符合黃麗儀所提出的把字句特點(i)，故其無法與把字句搭配。在語料中我們發現，當前方動詞為知覺或認知動詞時，所形成的「V到」複合詞無法和把字句搭配，其之所以無法在把字句當中使用，則是因為整個「V到」並不具備改變把字賓語位置或狀態的能力。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知，若「V到」允許與把字句搭配，所具備的條件為：把後方的賓語，因為「V到」的實現，改變了其原本的空間或狀態。

陳立元(2005)對把字句的「處置意義」作進一步的分析，他提出把字句的語義功能應細分如【圖 13】所示：



【圖 13】把字句的語義功能 (出自於陳立元 2005)

也就是說，把字句的語義功能應分為「處置義」和「致使義」，而處置義的下方，依照主語的意願與否，又可分成「非意外義」和「意外義」。我們將把字句的三種語義功能類型整理如【表 14】：

【表 14】把字句的語義功能類型 (整理自陳立元 2005)

語義功能類型	提問檢測法	主語特徵	賓語特徵	例句
把 1 處置義	他把 X 怎麼了？	+生命 +意志 +意願	±生命	他把計畫徹底執行了。
把 1.1 意外義	他發生了什麼事？ 他怎麼了？	+生命 +意志 -意願	±生命	他把錢包弄丟了。
把 2 致 使義	這件事把他怎麼 了？	事件	+生命	這頓山珍海味把大家吃得肚子都撐了。

根據【表 14】，把字句的語義功能應分為三種：處置義、意外義和致使義。那麼，當「V 到」與把字句搭配時，把字句的語義功能又屬於哪一種呢？請看下面例句：

- (113) 我把垃圾拿到外面了。
 (114) 我把你的眼鏡找到了。
 (115) 桌子把地板刮到了。
 (109) 學生作弊的行為把老師氣到了。

根據【表 14】的提問檢測方式，我們可以知道，例(113)和例(114)中把字句的語義功能為「處置義」；例(115)中為「意外義」；例(109)為致使義。經由以上測試我們發現：

- (i) 當動後成分「到」表示為空間的位移或前方動詞的成功義，整個「V 到」

複合詞與把字句搭配時，把字句的語義功能為「處置義」。

- (ii) 當動後成分「到」表示前方動詞與後方賓語的接觸時，除了處置義之外，往往還帶有意料之外的情況，此時把字句的語義功能為「意外義」。
- (iii) 當「V到」複合詞為「狀態動詞+到」時，如例(109)中的「氣到」，我們將其解釋為使老師產生了生氣的結果，故此時把字句的語義功能為「致使義」。

5.2.4 「V到」與被字句

根據劉月華(2001)，所謂的「被字句」是由「被¹¹」字組成，用來表示被動意義的句子。Li & Thompson (1981: 325)表示被字句的基本結構如下：

(116) NP₁被 NP₂動詞

結構中的NP₁為受到「被」後方動作影響的人事物，而被字句後的NP₂為後方動作行為的實行者。例如：

(117) 他被姊姊罵了。

「被」後方的NP₂可省略：

(118) 他被罵了。

¹¹ 根據劉月華(2001)，被字句除了以「被」字為代表之外，被字句還包含了「叫、給、讓」等介詞。因被字句最為常用，故在此我們只討論由「被」所組成的被字句。

Li & Thompson (1981) 提出被字句的功能有兩種，一為表示「不幸事件」；二為表示「處置」。我們以此來觀察其與「V 到」的搭配情形。

(i) 不幸事件

當我們要表示對 NP₁ 來說是不愉快、不幸或受損的情況時，我們往往選用被字句。如：

(119) 他聽到我們的話了。

(120) 我們的話被他聽到了。

(121) 這隻拉布拉多咬到我的衣服。

(122) 我的衣服被這隻拉布拉多咬到了。

Li & Thompson (1981) 指出，漢語中許多知覺或認知動詞本身並無不幸的意味，但在被字句當中，所傳遞的訊息往往是不幸的。然而，現今被字句的使用也出現了變化，越來越容許沒有不幸意義的動詞與其搭配。Chao (1968) 認為這樣的趨勢與西方語言和翻譯有關。蔡美智 (2002) 也提出臺灣華語中的被字句使用範圍已擴及至正面和美好的事件。在分析被字句與「V 到」結構搭配時，我們也發現了這種趨勢：

(123) 包包終於被我買到了。

(123) 我被他的話感動到了。

在這種趨勢的發展之下，我們可以觀察到越來越多的「V 到」結構，即使其動後成分「到」具有「成功義」，但卻能在被字句中使用。

(ii) 處置意義

Li & Thompson (1981)指出，被字句除了表示不幸事件之外，被字句也與把字句相同，具有表示處置的觀念。也就是說，因被字句的功用在於表示「被」前方的主語被以某種方式來處理、操縱或對待。故其後方也同樣要求與表示處置、影響或產生某種結果的動詞連用。因此，我們合理地推測在 5.2.4 當中，能與把字句搭配的「V 到」結構，同樣也能在被字句當中使用。在此讓我們列出在上一章節當中「V 到」與把字句的搭配情形：

- (107) 我已經把花盆搬到車上了。
- (108) 我排隊排好久，好不容易才把演唱會的票買到。
- (109) 學生作弊的行為把老師氣到了。
- (110) *我把小明看到了。
- (111) *他把我的歌聲聽到了。
- (112) *我們把這件事發現到了。

我們將以上的「V 到」與「被字句」搭配使用：

- (124) 花盆被我搬到車上了。
- (125) 演唱會的票被我買到了。
- (126) 老師被學生作弊的行為氣到了。
- (127) 小明被我看到了。
- (128) 我的歌聲被他聽到了。
- (129) 這件事被我們發現到了。

經由變換測試，我們了解當「V 到」結構能與把字句搭配使用時，這些結構

往往也允許在被字句中使用。但我們也發現，那些因其不具備改變把字賓語位置或狀態能力的「V到」，如「聽到、看到」等，皆不允許與把字句搭配，但卻能與被字句搭配。我們認為這種情況的發生是因為表示「處置意義」並非被字句唯一的功用，除了「處置意義」之外，被字句也具有傳達「不幸意義」的功能。因此我們會發現，有些「V到」動補結構，雖不能與把字句搭配，但卻還是能夠在被字句中使用。



第六章 華語教學中的「V到」

本章節共分兩部分來論述，6.1 我們將針對目前通行的華語教材對「V到」動補結構的呈現方式和教學解釋；6.2 則根據我們前幾章對「V到」結構的分析，從認知語言學的角度，對華語教學提出一些建議和看法。

6.1 教材檢視

我們以目前在臺灣地區最廣為使用的華語教科書「新實用視聽華語」進行分析，藉此探討「V到」結構在教科書中的呈現方式¹²。我們將其整理如下：

【表 15】華語教材檢視

冊/課	V+到	解釋	例句
(II) 第六課	V+到+place time	When 到 is used as a suffix to verbs of action, it must take a place word or a time phrase for its object.	我要搬到郊區去。 昨天我看電視，看到十二點鐘。
(II) 第十課	V+到	indicates arrival or attainment	從我家到學校，十分鐘走不到。 別把藥放在孩子拿得到的地方。
(III)	碰到/碰見	to meet unexpectedly,	昨天我在街上碰見一個好久不見

¹² 分析內容包含課文內容、生詞、語法和句型，但散布於操練練習中的結構或詞彙則不在檢視範圍之內。

第三課		to run into, to chance upon	的老朋友。 明天星期六沒課，我恐怕碰不見小王。
(III) 第四課	收到	to receive, to get, to obtain	我收到學校的通知單，才知道我拿到獎學金了。
(III) 第六課	踢到	to kick	小馬沒踢到我，因為我跑得快。
(III) 第十二課	得到	to get, obtain, receive, acquire	老謝去年打工，得到不少經驗。
(III) 第十二課	說到	speaking of, now that you mention...	張：沒想到這兩個國家為了石油打起來了。 李：說到石油，我就想到我的車該加油了。
(IV) 第二課	提到	to have mentioned	老陳給我的信上提到他畢業後的計畫，聽起來不錯。
(IV) 第十課	撞到	bump into, hit by accident	剛剛那場籃球賽，三號搶球的時 候，不小心撞到了對方的頭。
(IV) 第十三課	夢見/夢到	to see in a dream, to dream about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很可怕的 夢，夢見有人要殺我。
(V) 第五課	達到	to achieve	運動選手必須不斷練習，才能達 到奪得金牌的目標。

根據【表 15】中，我們將「V 到」動補結構的呈現方式歸納為以下幾點：

- (i) 「V 到」結構首次出現於第二冊第六課，在此授予學生「V 到+空間/時間」的概念。雖然已考慮「到」本身路徑圖式的結構，在教學排序但並未提及「V 到+程度」的結構。
- (ii) 在第二冊第六課中，對動後成分「到」解釋為表示前方動詞的實現或達成 (indicates arrival or attainment)，如「拿到、做到」等。但在接下來的第三冊到第五冊當中，「V 到」結構皆以單一詞彙如「得到、夢到、撞到」的方式呈現。
- (iii) 在第二冊第六課雖將動後成分「到」解釋為表示前方動詞的實現或達成，但在之後單一詞彙的教學中，卻出現語義解釋上的不一致性。如在第四冊第十課的詞彙「撞到」，文中將其解釋為「意料之外的碰撞」，在此並無法套用第二冊第六課所教授的「達成意義」。
- (iv) 在第一冊至第五冊當中，皆沒有提及動後成分「到」的接觸義。

從以上分析我們發現教材編寫中的幾點不足之處：

- (i) 第二冊的第六課對於動後成分「到」的解釋為“action verbs used as resultative endings, indicates arrival or attainment”，但在其後的第三冊到第五冊中，皆以詞彙方式呈現「V 到」結構，如：「得到、達到」等，用單一詞彙的表現方式，沒有辦法再次加強學生對「到」實現義的概念。此外，在第二冊第六課中，所提供給學生的例句皆在「V 到」中間插入可能補語，如：「走得到、拿不到」等。我們認為這樣的呈現方式不是非常恰當。因為可能補語牽涉到較為複雜的概念，在教學順序上，學生應先習得並熟悉「走到、拿到」這樣表示動作實現、成功的用法，然後再進一步地學習如

何在其中插入可能補語。

- (ii) 對於動後成分「到」的語義描述並不完善，「到」的接觸義完全沒有提及。

「到」的接觸義在臺灣地區是使用頻率極高的意義，若沒有對學生建立接觸義的概念，學生無法順利理解和運用之。除此之外，對照教材中對「撞到」與「得到」的解釋，前者具有意外性，而後者卻具有意圖性，可以發現其語義的解釋有所衝突，易造成學生的混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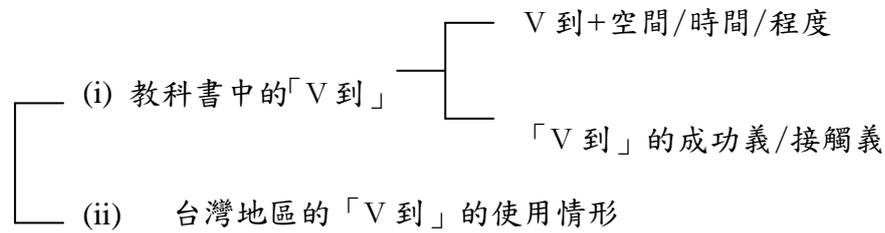
- (iii) 單獨分散的「V到」教學，學習者沒有辦法從中獲得整合性的記憶和關聯性的概念。學習者容易將其「V到」視為單一詞彙的記憶。從語料中我們可以知道，「到」與前方動詞的結合能力極高，若僅以詞彙的方式教授給學生，學生便無法獲得舉一反三使用「V到」動補結構的創造能力。

6.2 「V到」教學上的意見

前面我們從認知語言學的角度出發，探討臺灣地區「V到」的語義變化。藉由多種認知手段，解釋前方動詞與「到」的互動。我們相信認知策略普遍存在於人類心理，故在外語教學上，我們若能將認知因素納入教學策略，相信會有加分的教學成效。

由以上分析我們確實發現，臺灣地區的「V到」結構具有不同於普通話的使用方式。我們認為在臺灣地區的「V到」的華語教學應從兩方面來看：一方面為教科書上的「V到」教學；另一方面則為臺灣地區特殊的使用方式。而教科書上的教學又可細分為依循隱喻途徑演變的「V到+空間/時間/程度」和「V到」的

成功義與接觸義。



可想而知，一般在臺灣地區通行的教科書並不會將臺灣地區特殊的使用方式納入教材當中，故華語老師優先在正式課堂上教授給學生的「V到」結構與普通話相同。故在此我們先對(i)的「V到」教學提出些許建議。

首先，我們認為有必要讓學生了解「到」的路徑圖式。我們之所以重視「到」的路徑圖式有兩個理由：一、意象圖式與人類的日常生活經驗息息相關，故非常容易讓學生理解。二、經由分析，我們可以發現，雖然動後成分「到」具有多種意義和用法，但是這些意義都與其「路徑」概念有一定關係的聯結。「V到」的意義延伸與變化，皆可藉由路徑圖式得到較為清楚的解釋，也就是說，路徑圖式為動後成分「到」意義發展的基石。因此我們認為「到」的路徑圖式在詮釋「V到」意義的過程中，有著不可或缺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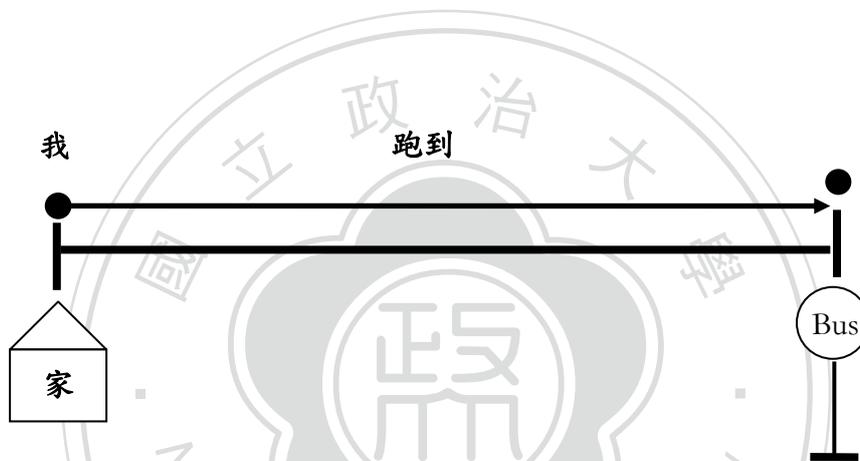
在教學順序上，按照 Teng (1998)的教學排序原則，應該先教給學生具體的空間概念，而較為抽象的時間、狀態和結果的概念，應該再以累進式的方式一一向學生說明。在此我們試著藉由路徑圖式，來進行「V到+空間/時間/程度」的教學說明。

Step 1 V到+空間

在讓學生熟悉「到」的路徑圖式之後，我們以例(130)呈現「V到」空間位移義：

(130) 我從家裡跑到公車站。

在講解「V到」結構的時候，我們認為在黑板上畫出「到」的路徑圖式，有助於理解。故我們在此呈現例(130)所表達的路徑圖式：



【圖 14】「跑+到」教學示意圖

藉由【圖 14】，開始的起點為「家」，經由「跑+到」的結構，「我」位移至「公車站」，「到」空間位移義一目了然的呈現。

Step 2 V到+時間

世界上大多數的語言，往往會利用空間來表達時間概念。因此我們藉由「到」路徑圖式來說明例(131)：

(131) 我從下午三點開始看書，看到下午六點才看完。

此時，先讓學生注意「看到」後方所接的並非為處所賓語而是時間點，故我們將「到」的路徑圖式轉變成時間軸的呈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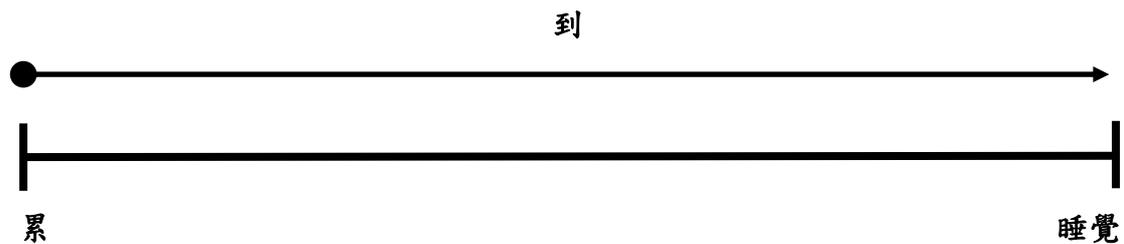
【圖 15】「看+到」教學示意圖

Step 3 V 到+程度

我們以(132)來解說「V 到+程度」的概念：

(132) 我累到好想睡覺。

在解說「V 到+程度」的概念時，當在黑板上畫出「到」的路徑圖式，我們可以將這條路徑畫得較長，利用視覺長度，讓學生從圖式體會「V 到」所表示的加強程度義。如【圖 16】所示：



【圖 16】「累+到」教學示意圖

以上 step1-step3 的教學順序，符合了人類對隱喻意義延伸的演變途徑。王寅 (2001: 325) 在談論英語教學時提到：「掌握這種隱喻認知理論，將隱喻能力置於與語法能力和交際能力同等重要的位置，在英語學習中便能進一步從認知角度加深語言現象，理解語義內在聯繫」。我們認為不單單是英語教學能運用隱喻理論，因為隱喻為一種普遍性的認知概念，故隱喻能夠學生理解新的概念，建構一般性原則，並使新舊知識獲得聯結，減少僵化記憶的負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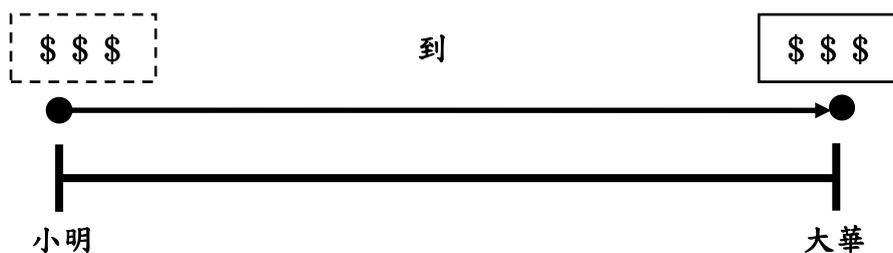
在示範「V 到+空間/時間/程度」的教學之後，我們再利用「到」的路徑圖式解說「V 到」的成功義和接觸義。

Step 4 成功義

我們在解說成功義的時候，我們以(133)為例：

(133) 大華從小明那裡拿到錢。

我們在黑板上畫出【圖 17】，以【圖 17】理解「拿到」的成功義。藉由路徑，可以表示金錢從小明的位置移動到大華的位置，藉此讓學生理解大華成功地從小明那邊獲得金錢。



【圖 17】「拿+到」教學示意圖

動後成分「到」的成功義，可與許多動詞結合後產生，如：收到、買到、拿到、搶到等。我們之所以選用「拿到」來解說，是因為「拿到」是個能在課堂上利用身體做出示範的結構。我們在讓學生明白「到」的成功義之後，我們仍需向學生補充前方動詞的種類，反覆加深學生對「V到」成功義的熟悉度。

Step 5 接觸義

「V到」接觸意義產生，在於路徑圖式中的焦點轉移，因此在解說「到」的接觸義時，我們必須請學生將焦點放置於「到」路徑圖式的終點。我們可以在黑板上如【圖 18】的呈現學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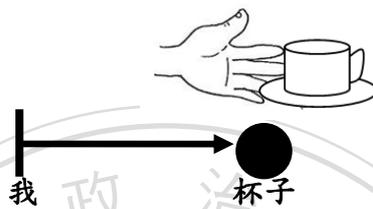


【圖 18】「到」接觸義的教學示意圖

【圖 18】我們將終點加粗放大並置中，表示我們關注的地方在於終點的接觸。在說明「到」的終點接觸意義之後，我們再以例句(134)說明：

(134) 我的手碰到杯子了。

此時要強調的地方在於「V 到」結構和後方賓語接觸的狀態。在黑板利用簡單線條畫出如【圖 19】的路徑圖式，將例句中的我和杯子帶入路徑中的起點和終點，並請學生將焦點放置於終點，也就是手和杯子的接觸點。



【圖 19】「碰+到」教學示意圖

我們除了藉由畫圖表示接觸的狀態，教師在課堂中也可以多利用手腳做示範，等到使學生明白具體接觸的意義之後，再進一步地延伸講解表示抽象接觸的「看到」等結構。

至於臺灣地區的「V 到」意義，在教學取舍上我們該怎麼選擇呢？

Kubler (1979) 早已點出了語言教學的一個問題¹³：究竟美國的中文教科書中的中文是否能代表中國人在中國所使用的中文呢？這樣的疑問也促使我們思考現今華語在臺灣地區教學的現況：在臺灣地區的教科書也就能代表臺灣人在臺灣所使用的中文嗎？鄭良偉(1988:163)更指出，即使在美國，學生學習的教科書是根據北京語法編寫而成的，然而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卻也無法避免地或多或少接觸到異於普通話的華語。

¹³ 原文為 “A question that has been raised frequently by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Chinese alike is to what degree this textbook Mandarin taught in America represents Chinese as it is spoken in China today.”

即使某些「V到」的意義和用法沒有編入教科書，但只要身為在臺灣學習華語的外籍生，出了教室之外，無論是在電視媒體、報章雜誌都很容易就會聽到或看到所謂的「臺灣華語」，我們認為這是個無庸置疑的事實。故我們認為即使不屬於正規教材的範圍，但教師還是有必要了解其語義內涵與使用結構。老師必須對臺灣華語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才能在必要時候，合理地向學生解釋這些教室之外的「臺灣華語」，使在臺灣學習華語的學習者，更貼近當地的語言使用情形。而在此必須留意的是，當我們向學生說明臺灣華語時，我們也應該以相對上較為穩定的結構作為教學的首選。



第七章 結論

7.1 總結

何萬順(2010)指出：臺灣華語已充分在地化，具有獨特的語言特徵。而臺灣地區中的動後成分「到」發展出異於普通話的使用方式也已是個不爭的事實。在本文中，我們從認知語言學的角度來分析臺灣華語「V到」之語義。首先我們確立了「到」的意象圖式，也就是「源頭-路徑-目標圖式」。以此為基礎，我們利用概念合成理論進一步地探討「到」與前方動詞的互動，從而分析出「到」的意義。

我們在此將臺灣地區「V到」結構之語義統整如下¹⁴：

【表 16】臺灣地區「V到」之語義

V到之語義	說明	例句
V到的位移義	藉由隱喻，「到」從空間位移義進一步地延伸至時間與程度	1.阿哲從火車站走到學校。 2.我昨天睡到中午才起床。 3.這幾天累到快暈倒。
V到的成功義	利用拋射物順利達至目標處，獲得其成功義	姊姊終於在網路上買到這個絕版的包包。
V到的接觸義	根據路徑焦點轉移之特點，獲得拋射物與終點觸及的接觸義	一想到颱風會來，就覺得很煩。
V到的結果義	路徑中拋射物移動接觸到另一個物體，表示後者受到了前者的影響，進而產生了某種結果。	學生的舉動氣到老師了。

¹⁴ 感謝曹逢甫教授的建議，在此將臺灣地區的「V到」語義進行更全面的統整。

我們發現「到」的路徑概念，在前方動詞的影響之下，符合語法化過程中意義延伸的演變途徑，從空間路徑進一步發展至時間與程度的抽象概念。另外，在路徑中藉由拋射物(TR)的位移，說明了動後成分「到」成功義的產生過程。我們利用路徑圖式中轉移焦點(end-point-focus transformation)的特性，將「到」的位移義轉變成終點所在的接觸義。而在分析動後成分「到」語義的過程當中，我們發現隱喻(metaphor)在其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我們藉由數種存在於人類認知心裡的隱喻概念，在路徑圖式的基礎上，建構出動後成分「到」的多種語義內涵。

除此之外，我們研究了「到」對前方動詞時間結構的影響，因「到」具有表示終點、結果或接觸點的能力，故無論前方動詞是狀態動詞、動作動詞、完成動詞或達成動詞，與「到」結合後，整個「V到」結構受其影響之下，都是具有時間終點的情狀類型，而在有終點的情狀類型之下，又以中間存在過程與否，可分屬於「完成情狀」或「達成情狀」。

因「V到」往往與多種句型搭配使用，為了對「V到」的使用情形有更全面的理解，我們描述了「V到」與有字句、可能補語、把字句和被字句之間的搭配情況。「有V到」表示強調某種結果的存在；當「V到」與可能補語搭配時，則是描述「到」前方動詞實現的可能與否；「V到」與把字句搭配時，「V到」需具備改變把字賓語位置或狀態的能力；當「V到」與被字句搭配時，因被字句本身具有表示不幸的功能，其與「V到」結合的能力，大過於把字句。

最後，我們檢視華語教材對「V到」的呈現方式，並基於我們研究結果，提出「V到」在華語教學上的建議與看法。我們認為即使某些「V到」的用法和意義並沒有納入教科書當中，但華語老師仍有必要了解在臺灣地區活躍使用的「V到」結構。語言的使用並非僅僅在教室之內，學習語言是以溝通為目的，我們認為當學生需具備理解臺灣地區「V到」各種意義的能力，才能提升學生在臺灣當

地的溝通能力。

7.2 研究限制和後續研究建議

以下提出幾點研究限制和後續研究之處：

因「到」處於語法化的歷程當中，故本身語義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虛化，而語法化為一連續的過程，故「到」各語義的區分往往具有模糊地帶，在分類上難免有不夠周全之處。

本文語料來自於口語對談和電子佈告欄系統，對書面語料較無囊括。我們相信若能將書面語料和口語語料進行詳細的比對分析，對「V到」結構的發展情形能作出更周詳地描述。

劉月華等(2001)指出「到」與「來、去、上、下、進、出、回、過、起、開」等皆同為趨向成分，這類趨向成分表示動作的趨向，且往往都有某種意象圖式，本文藉由「到」的路徑圖式解釋「V到」結構，那是否可推測其他趨向成分也能用類似的模式來說明其與前方動詞的互動，這部分有待於進一步地整理和分析。

本文提及「狀態動詞+到」結構中，心理、生理狀態動詞較易於與「到」結合，因臺灣地區中的「V到」尚未完全穩定發展，故此處尚待更加深入地觀察與分析。

因本研究是從認知的觀點來探索「V到」結構，故將焦點放置於其語義內涵

和語義變化，故未對「到」本身的語法地位進行深入的研究。前人研究當中，或以結果補語、趨向補語或動助詞等名稱稱呼之，我們認為對其語法地位的釐清，更有助於「V到」的研究和教學，期待更多的專家學者研究之。

誠如曾心怡(2002)所述，臺灣華語為變化中的連續面，在各語言不停地接觸之下，臺灣華語將與時俱進地發生變化，我們認為應對臺灣地區「V到」未來的走向給予持續性的關注，以期對臺灣華語有更完整的呈現和描述。



參考書目

英文部分

- Bennett, David C. 1975. Spatial and temporal uses of English prepositions. London: Longman.
- Chao, Yuen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eng, R. L. 1981. Taiwanese u and Mandarin you. Papers from the 1979 Asian and Pacific Conference on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Teaching, 141-180. Taipei: Student Book Co.
- Cheng, R. L. 1985. A comparison of Taiwanese, Taiwan Mandarin, and Peking Mandarin. *Language* 61.2. 352-377.
- Fauconnier, G. 1994. Mental spaces: aspects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in natural languag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auconnier, G., and M. Turner. 2002. The way we think: conceptual blending and the mind's hidden complexities.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 Fillmore, Charles J. 1982. Frame semantics. In *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Korea (eds.), Linguistics in the Morning Calm*. Seoul: Hanshin, 111-37.
- Goldberg, Adele E. 1995.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eine, Bernd, Ulrike Claudi, and Friederike Hunnemeyer. 1991.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opper, Paul J. 1991. On some principles of grammaticalization. *Approaches to*

- grammaticalization, eds. by Elizabeth C. Traugott and Bernd Heine, 17-36.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Hsiao, Yuchau E. 2003. Conceptualizations of GUO in Mandar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4.2. 279-300.
- Hsieh, Fuhui. 2008. Pragmatic inferencing and sense extension of the mandarin dao. *Tatung Journal of General Education* 4. 157-180.
- Jackendoff, R. 1987. The status of thematic relations in linguistic theory. *Linguistic Inquiry* 18.3. 369-412.
- Jackendoff, R. 1990. *Semantic structur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Johnson, Mark. 1987. *The body in the mind: the bodily basis of meaning, imagination, and reas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ubler, C. C. 1979.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Taiwan Mandarin and textbook Mandarin.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14.3. 27-40.
- Kubler, C. C. 1985. *The development of Mandarin in Taiwan: a case study of language contact*. Taipei: Student Book Co.
- Lakoff, George, and Mark Johnson.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koff, George, and Mark Johnson. 1999.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New York: Basic Books.
- Lakoff, George. 1987. *Woma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i, Charles N., and Sandra A. Thompson. 1981.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iu, H. Y. 2007. The excessive structural article in Mandarin — study of Dao. *The 21st Pacific Asia Conference on Language, Information and Computation, Proceedings* 21. 293-302.

- Liu, Meichun. 1977. Conceptual basis and categorial structure: a study of Mandarin V-R compounds as radial category. *Zhongguo Jingnei Yuyan ji Yuyanxue* 4. 425-51.
- McDonald, Edward. 1994. Completive verb compounds in modern Chinese: a new look at an old problem.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2.2. 317-361.
- Ross, Claudia. 1990. Resultative verb compounds.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25.3. 61-83.
- Smith, Carlota S. 1997. *The parameter of aspect*.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Sweetser, Eve E. 1990. *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almy, Leonard. 1985.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semantics structure in lexical form. In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eds. by Timothy Shopen, 3. 57-1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eng, Shou-hsin. 1977. A grammar of verb-particles in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5.2. 1-25.
- Teng, Shou-Hsin. 1998. Sequencing of structures in pedagogical grammar.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33.2. 41-52.
- Vendler, Zeno. 1967.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ang, Yu-Fang, Aya Katz, and Chih-Hua, Chen. 2003. Thinking as saying: shuo in Taiwan Mandarin conversation and BBS talk. *Language Sciences* 25. 457-488.
- Yong, Shin. 1997. The grammatical functions of verb complements in Mandarin Chinese. *Linguistics* 35. 1-24.

中文部分

- 王寅 2001 《語義理論與語言教學》，上海：學林出版社。
- 全國斌 2006 〈“到”的語法化過程〉，《殷都學刊》第2期，頁89-94。
- 石毓智 2000 《語法的認知語義基礎》，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 何淑貞等著 2008 《華語文教學導論》，台北：三民書局。
- 何萬順 2010 〈論台灣華語的在地化〉，《澳門語言學刊》第35卷，第1期，頁19-29。
- 呂叔湘 1956 《中國文法要略》，北京：商務印書館。
- 呂叔湘 1999 《現代漢語八百詞》，北京：商務印書館。
- 李咏吟 1998 《認知教學：理論與策略》，台北：心理出版社。
- 束定芳 2008 《認知語義學》，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 沈家煊 1998 〈實詞虛化的機制—《演化而來的語法》評介〉，《當代語言學》(試刊)第3期，頁41-46。
- 邢志群 2003 〈漢語動詞語法化的機制〉，《語言學論叢》第28卷，頁93-113。
- 張旺熹 1999 《漢語特殊句法的語義研究》，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
- 張麗麗、陳克健、黃居仁 2000 〈漢語動詞詞匯語義分析—表達模式與研究方法〉，《中文計算語言學期刊》第5卷，第1期，頁1-18。
- 曹逢甫、蔡立中、劉秀瑩 1991 《身體與譬喻語言與認知的首要介面》，台北：文鶴出版有限公司。
- 郭永松 2011 〈試析臺灣華語視覺感知構式「看」、「看見」、「看到」與「看完」的語意區別〉，《華語文教學研究》第8卷，第1期，頁47-74。
- 陳立元 2005 《漢語把字句教學語法》，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怡靜 2004 《現代漢語動詞後置成分之語法意義與教學排序》，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陶振偉 2005 〈現代漢語「到」的語義認知考察〉，《邢台學院學報》第 20 卷，第 4 期，頁 90-92。
- 曾心怡 2003 《當代台灣國語的句法結構》，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曾心怡 2004 當代台灣國語的句法結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湯廷池 1992 《漢語詞法句法四集》，台北市：台灣學生書局。
- 湯廷池 2004 〈漢語的動後成分：結構與功能〉，《華語文教學研究》第 1 卷，第 1 期，頁 137-158。
- 黃國營 1988 〈臺灣當代小說的詞彙語法特點〉，《中國語文》第 3 卷，頁 194-201。
- 黃珣華 2005 《現代漢語動助詞之語義與教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麗儀 2003 〈以英語為母語之華語學生“把”字句中介語之研究〉，《第七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頁 109-134。
- 管娟娟 2006 〈論“有”+VP 句〉，《柳州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 1 卷，頁 85-90。
- 蒲彥汝 2009 《臺灣國語「到」之語義功能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趙恆玉 2001 《漢語有的語義分析與教學語法》，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劉月華 1998 《趨向補語通釋》，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 劉月華、潘文娛、故韜 2001 《實用現代漢語語法》，北京：商務印書館。
- 劉美君 2010 《從認知語言學觀點看 V-下來的多義現象》，靜宜大學英國語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 劉堅、曹廣順、吳福祥 1995 〈論誘發漢語辭彙語法化的若干因素〉，《中國語文》第 3 卷，頁 161-169。
- 蔡美智 2002 〈由台灣國語的語法特點看共同語、方言之互動〉，《第四屆台灣語

言及其教學國際研討會》，頁 1-25。

蔡雅雯 2011 《台灣華語「有字句」的語法及語義》，國立政治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

蔡維天 2002 〈台灣國語和方言中的「有」—談語法學中的社會因緣與歷史意義〉，《清華學報》，第新 32 卷第 2 期，頁 498-528。

鄭良偉 1988 〈從英日語看北京話跟現代中文、台灣國語的語法差異〉，《第二屆世界華文研討會論文集—理論與分析組(上)》，台北：世界華文教育協進會。頁 156-168。

鄭惠文 2004 《「掉」在 V-掉結構中的語法與語意研究》，國立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工具書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主編 2008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I、II、III、IV、V》，台北：正中書局。